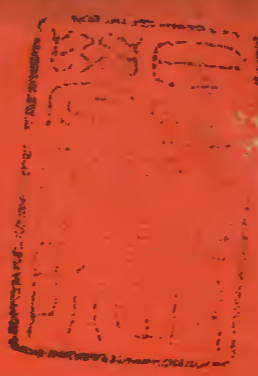


隋書

列傳

十八



			五	漢
		四	〇	書
	二	一	五	門
	五	一	一	
冊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内			
六	五	漢	
〇	〇	書	
函	二	五	
二	五	一	
一	一	一	
架	冊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051	
冊數	25 (18)		
函號	280	74	

新刊納本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SPO-1a
00-1

隋書卷四十七

列傳第十二

淺草文庫

特進臣魏徵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劉應秋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楊道賓等奉

勅重校刊

韋世康

弟洸藝冲

從父弟壽

韋世康京兆杜陵人也世為關右著姓祖旭魏南幽州
刺史父夔隱居不仕魏周二代十徵不出號為逍遙公
世康幼而沉敏有器度年十歲州辟主簿在魏弱冠為
直寢封漢安縣公尚周文帝女襄樂公主授儀同三司

後仕周自典祠下大夫。歷沔硤二州刺史。從武帝平齊。授司州總管長史。于時東夏初定。百姓未安。世康綏撫之。士民胥悅。歲餘入爲民部中大夫。進位上開府。轉司會中大夫。尉迥之作亂也。高祖憂之。謂世康曰。汾絳舊是周齊分界。因此亂階。恐生搖動。今以委公。善爲吾守。因授絳州刺史。以雅望鎮之。闔境清肅。世康性恬素。好古。不以得喪于懷。在州嘗慨然有止足之志。與弟子書曰。吾生因緒餘。夙霑纓弁。驅馳不已。四紀於茲。亟登衮命。頻泣方岳。志除三惑。心慎四知。以不貪而爲寶。處膏脂而莫潤。如斯之事。頗爲時悉。今耄雖未及。壯年已謝。

沖一本
作克

霜早梧楸。風先蒲柳。眼闇更劇。不見細書。足疾彌增。非可趨走。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況孃春秋已高。溫清宜奉。晨昏有闕。罪在我躬。今世穆世文。並從戎役。吾與世沖。復嬰遠任。陟岵瞻望。此情彌切。桓山之悲。倍深常戀。意欲上聞。乞遵養禮。未訪汝等。故遣此及。興言遠慕。感咽難勝。諸弟報以事恐難遂。於是乃止。在任數年。有惠政。奏課連最。擢爲禮部尚書。世康寡嗜欲。不慕貴勢。未嘗以位望矜物。聞人之善。若已有之。亦不顯人過咎。以求名譽。尋進爵上庸郡公。加邑至二千五百戶。其年轉吏部尚書。餘官如故。四年。丁母憂。去

職未暮起令視事世康固請乞終私制上不許世康之
在吏部選用平允請托不行開皇七年將事江南議重
方鎮拜襄州刺史坐事免未幾授安州總管尋遷爲信
州總管十三年入朝復拜吏部尚書前後十餘年間多
所進拔朝廷稱爲廉平嘗因休暇謂子弟曰吾聞功遂
身退古人常道今年將耳順志在懸車汝輩以爲云何
子福嗣答曰大人澡身浴德名立官成盈滿之誠先哲
所重欲追蹤二跡伏奉尊命後因侍宴世康再拜陳讓
曰臣無尺寸之功位亞台鉉今犬馬齒載不益明時恐
先朝露無以塞責願乞骸骨退避賢能上曰朕夙夜庶

載恐載
或或誤

幾求賢若渴冀與公共治天下以致太平今之所請深
乖本望縱令筋骨衰謝猶屈公卧治一隅於是出拜荆
州總管時天下唯置四大總管并楊益三州並親王臨
統唯荆州委於世康時論以爲美世康爲政簡靜百姓
愛悅合境無訟十七年卒于州時年六十七上聞而痛
惜之贈賻甚厚贈大將軍謚曰文世康性孝友初以諸
弟位並隆貴獨季弟世約宦途不達共推父時田宅盡
以與之世多其義長子福子官至司隸別駕次子福嗣
仕至內史舍人後以罪黜楊玄感之作亂也以兵逼東
都福嗣從衛玄戰於城北軍敗爲玄感所擒令作文檄

辭甚不遜。尋背玄感還東都。帝銜之不已。車裂於高陽。少子福獎。通事舍人。在東都。與玄感戰沒。

洸字世穆。性剛毅。有器幹。少便弓馬。仕周。釋褐主寢。上士數從征伐。累遷開府。賜爵衛國縣公。邑千二百戶。高祖爲丞相。從季父孝寬擊尉迴於相州。以功拜柱國。進封襄陽郡公。邑二千戶。時突厥寇邊。皇太子屯咸陽。令洸統兵出原州道。與虜相遇。擊破之。尋拜江陵總管。未幾。以母疾徵還。俄拜安州總管。伐陳之役。領行軍總管。及陳平。拜江州總管。率步騎二萬。略定九江。陳豫章太守徐璿據郡。持兩端。洸遣開府呂昂。長史馮世基。以兵

相繼而進。既至城下。璿僞降。其夜率所部二千人襲擊昂。昂與世基合擊。大破之。擒璿於陣。高梁女子洸氏率衆迎洸。遂進圖嶺南。上遺洸書曰。公鴻勳大業。名高望重。率將戎旅。撫慰彼方。風行電掃。咸應稽服。若使干戈不用。兆庶獲安。方副朕懷。是公之力。至廣州。說陳渝州都督王猛下之。嶺表皆定。上聞而大悅。許以便宜從事。洸所綏集二十四州。拜廣州總管。歲餘。番禺夷王仲宣聚衆爲亂。以兵圍洸。洸勒兵拒之。中流矢而卒。贈上柱國。賜綿絹萬段。謚曰敬子。協嗣。協字欽仁。好學。有雅量。起家著作佐郎。後轉祕書郎。開皇中。其父在廣州有功。上

從汲本
作後可

令協齋詔書勞問未至而父卒上以其父身死王事拜
協柱國從歷定息秦三州刺史皆有能名卒官
藝字世文少受業國子周武帝時數以軍功致位上儀
同賜爵脩武縣侯邑八百戶授左旅下大夫出爲魏郡
太守及高祖爲丞相尉迴陰圖不軌朝廷微知之遣藝
季父孝寬馳往代迴孝寬將至鄴因詐病止傳舍從迴
求藥以察其變迴遣藝迎孝寬孝寬問迴所爲藝黨於
迴不以實答孝寬怒將斬之藝懼乃言迴反狀孝寬於
是將藝西遁每至亭驛輒盡驅傳馬而去復謂驛司曰
蜀公將至宜速具酒食迴尋遣騎追孝寬追人至驛輒

逢盛饌又無馬遂遲留不進孝寬與藝由是得免高祖
以孝寬故弗問藝之罪加授上開府卽從孝寬擊迴及
破尉惇平相州皆有力焉以功進位上大將軍改封武
威縣公邑千戶以脩武縣侯別封一子高祖受禪進封
魏興郡公歲餘拜齊州刺史爲政清簡士庶懷惠在職
數年遷營州總管藝容貌瓌偉每夷狄參謁必整儀衛
盛服以見之獨坐滿一榻番人畏懼莫敢仰視而大治
產業與北夷貿易家資鉅萬頗爲清論開皇十五
年卒官時年五十八諡曰懷

冲字世冲少以名家子在周釋褐衛公府禮曹參軍後

從大將軍元定渡江伐陳爲陳人所虜周武帝以幣贖而還之帝復令沖以馬千匹使於陳以贖開府賀拔華等五十人及元定之柩而還沖有辭辯奉使稱旨累遷少御伯下大夫加上儀同于時稽胡屢爲寇亂沖自請安集之因拜汾州刺史高祖踐阼徵爲兼散騎常侍進位開府賜爵安固縣侯歲餘發南汾州胡千餘人北築長城在塗皆亡上呼沖問計沖曰夷狄之性易爲反覆皆由牧宰不稱之所致也臣請以理綏靜可不勞兵而定上然之因命沖綏懷叛者月餘皆至並赴長城上下書勞勉之尋拜石州刺史甚得諸胡歡心以母憂去職

俄而起爲南寧州總管持節撫慰復遣柱國王長述以兵繼進冲上表固讓詔曰西南夷裔屢有生梗每相殘賊朕甚愍之已命戎徒清撫邊服以開府器幹堪濟識略英遠軍旅事重故以相任知在艱疚日月未多金革奪情蓋有通式宜自抑割卽膺往旨冲旣至南寧渠帥爨震及西爨首領皆詣府參謁上大悅下詔褒揚之其兄子伯仁隨冲在府掠人之妻士卒縱暴邊人失望上聞而大怒令蜀王秀治其事益州長史元巖性方正案冲無所寬貸冲竟坐免其弟太子洗馬世約譖巖於皇太子謂太子曰古人有沽酒酸而不售者爲噬犬耳

今何用世約乎。適累汝也。世約遂除名。後數載。令冲檢校括州事。時東陽賊帥陶子定。吳州賊帥羅慧方。並聚衆爲亂。攻圍婺州。永康烏程諸縣。冲率兵擊破之。改封義豐縣侯。檢校泉州事。尋拜營州總管。冲容貌都雅。寬厚得衆心。懷撫靺鞨契丹。皆能致其死力。奚霫畏懼。朝貢相續。高麗嘗入寇。冲率兵擊走之。仁壽中。高祖爲豫章王暕。納冲女爲妃。徵拜民部尚書。未幾卒。時年六十六。少子挺。最知名。

韋壽

壽字世齡。父孝寬。周上柱國。郎國公。壽在周以貴公子。

早有令譽。爲右侍上士。遷千牛備身。趙王爲雍州牧。引爲主簿。尋遷少御伯。武帝親征高氏。拜京兆尹。委以後事。以父軍功。賜爵永安縣侯。邑八百戶。高祖爲丞相。以其父平尉迥。拜壽儀同三司。進封滑國公。邑五千戶。俄以父喪去職。高祖受禪。起令視事。尋遷恒毛二州刺史。頗有治名。開皇十年。以疾徵還。卒于家。時年四十二。諡曰定。仁壽中。高祖爲晉王。廣納其女爲妃。以其子保巒嗣。壽弟霽。位至太常少卿。安邑縣伯。津位至內史侍郎。判民部尚書事。世康從父弟。操字元節。剛簡有風槩。仕周。至位上開府。光州刺史。高祖爲丞相。以平尉迥功。進

位柱國封平桑郡公歷青荆二州總管卒官諡曰靜

柳機子述

從子譽之

機弟旦肅 從弟雄亮

柳機字匡時河東解人也父慶魏尚書左僕射機偉儀容有器局頗涉經史年十九周武帝時為魯公引為記室及帝嗣位自宣納上士累遷少納言太子宫尹封平齊縣公從帝平齊拜開府轉司宗中大夫宣帝時遷御正上大夫機見帝失德屢諫不聽恐禍及已託於鄭譯陰求出外於是拜華州刺史及高祖作相徵還京師時周代舊臣皆勸禪讓機獨義形於色無所陳請俄拜衛州刺史及踐阼進爵建安郡公邑二千四百戶徵為納

皆汲本
作者

言機性寬簡有雅望然當近侍無所損益又好飲酒不親細務在職數年復出為華州刺史奉詔每月朝見尋轉冀州刺史後徵入朝以其子述尚蘭陵公主禮遇益隆初機在周與族人文成公昂俱歷顯要及此機昂並為外職楊素時為納言方用事因上賜宴素戲機曰二柳俱摧孤楊獨聳坐皆歡笑機竟無言未幾還州前後作牧俱稱寬惠後數年以疾徵還京師卒於家時年五十六贈大將軍青州刺史諡曰簡子述嗣

柳述字業隆性明敏有幹略頗涉文藝少以父蔭為太子親衛後以尚主之故拜開府儀同三司內史侍郎上

踰恐營
作愈
汲本書
下有事
字可從

於諸壻中。特所寵敬。歲餘。判兵部尚書事。丁父艱。去職。未幾。起攝給事黃門侍郎事。襲爵建安郡公。仁壽中。判吏部尚書事。述雖職務修理。為當時所稱。然不達大體。暴於馭下。又怙寵驕豪。無所降屈。楊素時稱貴倖。朝臣莫不讐憚。述每陵侮之。數於上。前面折素短。判事有不合素意。素或令述改之。輒謂將命者曰。語僕射道。尚書不肯。素由是銜之。俄而楊素亦被疎忌。不知省務。述任寄踰重。拜兵部尚書。叅掌機密。述自以無功可紀。過叨匪服。抗表陳讓。上許之。令攝兵部尚書。上於仁壽宮寢疾。述與楊素黃門侍郎元巖等侍疾宮中。時皇太子無

禮於陳貴人。上知而大怒。因令述召房陵王。述與元巖出外。作勅書。楊素聞之。與皇太子協謀。便矯詔執述。巖二人持以屬吏。及煬帝嗣位。述竟坐除名。與公主離絕。徙述于龍川郡。公主請與述同徙。帝不聽。事見列女傳。述在龍川數年。復徙寧越。遇瘴癘而死。時年三十九。旦字匡德。工騎射。頗涉書籍。起家周左侍上士。累遷兵部下大夫。頃之益州總管王謙起逆。拜為行軍長史。從梁睿討平之。以功授儀同三司。開皇元年。加授開府。封新城縣男。遷授掌設驃騎。歷羅浙魯三州刺史。並有能名。大業初。拜龍川太守。民居山洞。好相攻擊。旦為開設

萬曆二十六年刊
隋書卷四十七
列傳九

學校大變其風帝聞而善之下詔褒美四年徵爲太常少卿攝判黃門侍郎事卒官年六十一子燮官至河內掾

肅字匡仁少聰敏閑於占對起家周齊王文學武帝見而異之召拜宣納上士高祖作相引爲賓曹參軍開皇初授太子洗馬陳使謝泉來聘以才學見稱詔肅宴接時論稱其華辯轉太子內舍人遷太子僕太子廢坐除名爲民太業中帝與段達語及庶人罪惡之狀達云柳肅在宮大見踈斥帝問其故荅曰學士劉臻嘗進章仇太翼於宮中爲巫蠱事肅知而諫曰殿下帝之冢子位

當儲貳誠在不孝無患見疑劉臻書生鼓搖唇舌適足以相誑誤願殿下勿納之庶人不憚他日謂臻曰汝何故漏洩使柳肅知之令面折我自是後言皆不用帝曰肅橫除名非其罪也召守禮部侍郎轉工部侍郎大見親任每行幸遼東常委之於涿郡留守十一年卒時年六十二

雄亮字信誠父檜仕周華陽太守遇黃衆寶作亂攻陷華陽檜爲賊所害雄亮時年十四哀毀過禮陰有復讎之志武帝時衆寶幸其所部歸於長安帝待之甚厚雄亮手斬衆寶于城中請罪闕下帝特原之尋治梁州總

管記室遷湖城令累遷內史中大夫賜爵汝陽縣子司馬消難作亂江北高祖令雄亮聘于陳以結鄰好及還會高祖受禪拜尚書考功侍郎尋遷給事黃門侍郎尚書省凡有奏事雄亮多所駁正深爲公卿所憚俄以本官檢校太子左庶子進爵爲伯秦王俊之鎮隴右也出爲秦州總管府司馬領山南道行臺左丞卒官時年五十一有子贊

蹇之字公正父蔡年周順州刺史蹇之身長七尺五寸儀容甚偉風神爽亮進止可觀爲童兒時周齊王憲嘗遇蹇之於塗異而與語大奇之因奏入國子以明經擢

第拜宗師中士尋轉守廟下士武帝嘗有事大廟蹇之讀祝文音韻清雅觀者屬目帝善之擢爲宣納上士及高祖作相引爲田曹參軍仍諮典籤事開皇初拜通事舍人尋遷內史舍人歷兵部司勳二曹侍郎朝廷以蹇之有雅望善談諧又飲酒至石不亂由是每梁陳使至輒令蹇之接對後遷光祿少卿出入十餘年每參掌敷奏會吐谷渾來降朝廷以宗女光化公主妻之以蹇之兼散騎常侍送公主於西域俄而突厥啓民可汗求結和親復令蹇之送義成公主於突厥蹇之前後奉使得二國所贈馬千餘匹雜物稱是皆散之宗族家無餘財

仁壽中出爲肅州刺史尋轉息州刺史俱有惠政後二
歲以母憂去職煬帝踐阼復拜光祿少卿大業初啓民
可汗自以內附遂畜牧於定襄馬邑間帝使蹇之諡令
出塞及還奏事稱旨拜黃門侍郎時元德太子初薨朝
野注望皆以齊王當立帝方重王府之選大業三年車
駕還京師拜爲齊王長史帝法服臨軒備儀衛命齊王
立於西朝堂之前北面遣吏部尚書牛弘內史令楊約
左衛大將軍宇文述等從殿廷引蹇之詣齊王所西面
立牛弘宣勅謂齊王曰我昔階緣恩寵啓封晉陽出藩
之初時年十二先帝立我於西朝堂乃令高熲虞慶則

元旻等從內送王于相於我于時誠我曰以汝幼沖未
更世事今令子相作輔於汝事無大小皆可委之無得
昵近小人踈遠子相若從我言者有益於社稷成立汝
名行如不用此言唯國及身敗無日矣吾受勅之後奉
以周旋不敢失墜微子相之力吾無今日矣若與蹇之
從事一如子相也又勅蹇之曰今以卿作輔於齊善思
匡救之理副朕所望若齊王德業脩備富貴自當鍾卿
一門若有不善罪亦相及時齊王正擅寵左右放縱喬
令則之徒深見昵狎蹇之雖知其罪失不能匡正及王
得罪蹇之竟坐除名帝幸遼東召蹇之檢校燕郡事及

帝班師至燕郡。坐供頓不給，配戍嶺南。卒於涇口。時年六十。子威明。

昂字千里，父敏，有高名，好禮篤學，治家如官。仕周，歷職清顯。開皇初，爲太子太保。昂有氣識，幹局過人。周武帝時，爲大內史，賜爵文城郡公。致位開府，當塗用事。百寮皆出其下。宣帝嗣位，稍被踈遠，然不離本職。及高祖爲丞相，深自結納。高祖大悅之，以爲大宗伯。昂受拜之日，遂得偏風，不能視事。高祖受禪，昂疾愈。加上開府，拜潞州刺史。昂見天下無事，可以勸學行禮，因上表曰：臣聞帝王受命，建學制禮，故能移既往之風，成惟新之俗。自

魏道將謝，分割九區。關右山東，又爲戰國。各逞權詐，俱殉干戈。賦役繁重，刑政嚴急。蓋救焚拯溺，無暇從容。非朝野之願，以至於此。晚世因循，遂成希慕。俗化澆敝，流宕忘反。自非天然上哲，挺生於時，則儒雅之道，經禮之制，衣冠民庶，莫肯用心。世事所以未清，軌物由茲而壞。伏惟陛下稟靈上帝，受命旻天。合三陽之期，膺千祀之運。往者周室頽毀，區宇沸騰。聖策風行，神謀電發。端坐廊廟，蕩滌萬方。俯順幽明，君臨四海。擇萬古之典，無善不爲。改百王之弊，無惡不盡。至若因情緣義，爲其節文。故以三百三千，事高前代。然下土黎獻，尚未盡行。臣謬

彼汲本
作被可
從

蒙獎策從政藩部人庶軌儀實見多闕儒風以墜禮教
猶微是知百姓之心未能頓變仰惟深思遠慮情念下
民漸彼以儉使至於道臣恐業淹事緩動延年世若行
禮勸學道教相催必當靡然向風不遠而就家知禮節
人識義方比屋可封輒謂非遠上覽而善之因下詔曰
建國重道莫先於學尊主庇民莫先於禮自魏氏不競
周齊抗衡分四海之民鬪二邦之力遞為強弱多歷年
所務權詐而薄儒雅重干戈而輕俎豆民不見德唯爭
是聞朝野以機巧為師文吏用深刻為法風澆俗敝化
之然也雖復建立庠序兼啓黌塾業非時貴道亦不行

其間服膺儒術蓋有之矣彼衆我寡未能移俗然其維
持名教獎飾彞倫微相弘益賴斯而已王者承天休咎
隨化有禮則祥瑞必降無禮則妖孽興起人稟五常性
靈不一有禮則陰陽合德無禮則禽獸其心治國立身
非禮不可朕受命於天財成萬物去華夷之亂求風化
之宜戒奢崇儉率先百辟輕徭薄賦冀以寬弘而積習
生常未能懲革閭閻士庶吉凶之禮動悉乖方不依制
度執憲之職似塞耳而無聞蒞民之官猶蔽目而不察
宣揚朝化其若是乎古人之學且耕且養今者民丁非
役之日農畝時候之餘若敦以學業勸以經禮自可家

慕大道人希至德。豈止知禮節。識廉耻。父慈子孝。兄恭弟順者乎。始自京師。爰及州郡。宜祇朕意。勸學行禮。自是天下州縣。皆置博士。習禮焉。昂在州。甚有惠政。數年卒。官子調。起家秘書郎。尋轉待御史。左僕射楊素嘗於朝堂見調。因獨言曰。柳條通體弱。獨搖不須風。調歛板正色曰。調信無取者。公不當以爲待御史。調信有可取。不應發此言。公當具瞻之秋。樞機何可輕發。素甚奇之。煬帝嗣位。累遷尚書左司郎。時王綱不振。朝士多贓貨。唯調清素守常。爲時所美。然於幹用。非其所長。史臣曰。韋氏自居京兆。代有人物。世康昆季。餘慶所鍾。

或入處禮闈。或出總方岳。朱輪接軫。旗旆成陰。在周暨隋。勳庸並茂盛矣。建安風韻。閑雅望重。當時述恃寵驕。入終致傾敗。且屢有惠政。肅每存誠讜。雄亮名節自立。忠正見稱。譽之神情開爽。頗爲踈放。文城歷仕二朝。咸見推重。獻書高祖。遂興學校。言能弘道。其利博哉。

隋書卷四十七
列傳第十三

隋書卷四十七終

赤井繩 校點

隋書卷四十八

列傳第十三

特進臣魏徵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劉應秋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楊道賓等奉

勅重校刊

楊素

弟約

從父文思

文紀

楊素字處道弘農華陰人也祖暄魏輔國將軍諫議大夫父敷周汾州刺史沒於齊素少落拓有大志不拘小節世人多未之知唯從叔祖魏尚書僕射寬深異之每謂子孫曰處道當逸羣絕倫非常之器非汝曹所逮也

後與安定牛弘同志好學研精不倦多所通涉善屬文
工草隸頗留意於風角美鬚髯有英傑之表周大冢宰
宇文護引爲中外記室後轉禮曹加大都督武帝親總
萬機素以其父守節陷齊未蒙朝命上表申理帝不許
至於再三帝大怒命左右斬之素乃大言曰臣事無道
天子死其分也帝壯其言由是贈敷爲大將軍諡曰忠
壯拜素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漸見禮遇帝命素爲
詔書下筆立成詞義兼美帝嘉之顧謂素曰善自勉之
勿憂不富貴素應聲荅曰臣但恐富貴來逼臣臣無心
圖富貴及平齊之役素請率父麾下先驅帝從之賜以

王憲作主

竹策曰朕方欲大相驅策故用此物賜卿從齊王憲與
齊人戰於河陰以功封清河縣子邑五百戶其年授司
城大夫明年復從憲拔晉州憲屯兵雞棲原齊王以大
軍至憲懼而宵遁爲齊兵所躡衆多敗散素與驍將十
餘人盡力苦戰憲僅而獲免其後每戰有功及齊平加
上開府改封成安縣公邑千五百戶賜以粟帛奴婢雜
畜從王軌破陳將吳明徹於呂梁治東楚州事封弟慎
爲義安侯陳將樊毅築城於泗口素擊走之夷毅所築
宣帝卽位襲父爵臨貞縣公以弟約爲安成公尋從韋
孝寬徇淮南素別下盱眙鍾離及高祖爲丞相素深自

結納高祖甚器之。以素爲汴州刺史。行至洛陽。會尉迴作亂。滎州刺史宇文胄據武牢以應迴。素不得進。高祖拜素大將軍。發河內兵擊胄。破之。遷徐州總管。進位柱國。封清河郡公。邑二千戶。以弟岳爲臨貞公。高祖受禪。加上柱國。開皇四年。拜御史大夫。其妻鄭氏性悍。素忿之。曰。我若作天子。卿定不堪爲皇后。鄭氏奏之。由是坐免。上方圖江表。先是素數進取陳之計。未幾拜信州總管。賜錢百萬。錦千段。馬二百匹。而遣之。素居永安。造大艦。名曰五牙。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六拍竿。並高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旗幟加於上。次曰黃龍。

吾宗本作吳

置兵百人。自餘平乘舩艦等各有差。及大舉伐陳。以素爲行軍元帥。引舟師趣三硤。軍至流頭灘。陳將戚欣以青龍百餘艘屯兵數千人。守狼尾灘。以遏軍路。其地險峭。諸將患之。素曰。勝負大計在此一舉。若晝日下船。彼則見我。灘流迅激。制不由人。則吾失其便。乃以夜掩之。素親率黃龍數千艘。銜枚而下。遣開府王長襲引步卒從南岸擊欣別柵。令大將軍劉仁恩率甲騎趣白沙北岸。遲明而至。擊之。欣敗走。悉虜其衆。勞而遣之。秋毫不犯。陳人大悅。素率水軍東下。舟艦被江。旌甲曜日。素坐平乘大船。容貌雄偉。陳人望之。懼曰。清河公卽江神也。

陳南康內史呂仲肅屯岐亭。正據江峽。於北岸鑿岩。綴鐵鎖三條。橫截上流。以遏戰船。素與仁恩登陸。俱發。先攻其柵。仲肅軍夜潰。素徐去其鎖。仲肅復據荆門之延洲。素遣巴蠻卒千人。乘五牙四艘。以柏檣碎賊十餘艦。遂大破之。俘甲士二千餘人。仲肅僅以身免。陳主遣其信州刺史顧覺鎮安蜀城。荊州刺史陳紀鎮公安。皆懼而退走。巴陵以東無敢守者。湘州刺史岳陽王陳叔慎遣使請降。素下至漢口。與秦孝王會。及還。拜荊州總管。進爵郢國公。邑三千戶。真食長壽縣千戶。以其子女感爲儀同。玄獎爲清河郡公。賜物萬段。粟萬石。加以金寶。

又賜陳主妹及女妓十四人。素言於上曰。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逆人王誼前封於郢。臣不願與之同。於是改封越國公。尋拜納言。歲餘。轉內史。令俄而江南人李稜等聚衆爲亂。大者數萬。小者數千。共相影響。殺害長吏。以素爲行軍總管。帥衆討之。賊朱莫問自稱南徐州刺史。以盛兵據京口。素率舟師入自揚子津。進擊破之。晉陵顧世興自稱太守。與其都督鮑遷等復來拒戰。素逆擊破之。執遷虜三千餘人。進擊無錫賊帥葉略。又平之。吳郡沈玄愴。沈傑等以兵圍蘇州。刺史皇甫績頻戰不利。素率衆援之。玄愴勢迫。走投南沙。賊帥陸孟孫素擊孟

縣本
作熟

孫於松江大破之。生擒孟孫玄愴。黥歛賊帥沈雪沈能。據柵自固。又攻拔之。浙江賊帥高智慧。自號東揚州刺史。舩艦千艘。屯據要害。兵甚勁。素擊之。自旦至申。苦戰而破。智慧逃入海。素躡之。從餘姚泛海。趣永嘉。智慧來拒戰。素擊走之。擒獲數千人。賊帥汪文進。自稱天子。據東陽。署其徒蔡道人爲司空。守樂安。進討悉平之。又破永嘉賊帥沈孝徹。於是步道向天台。指臨海郡。逐捕遺逸寇。前後百餘戰。智慧遁守閩越。上以素久勞於外。詔令馳傳入朝。加子玄感官。爲上開府。賜綵物三千段。素以餘賊未殄。恐爲後患。又自請行。乃下詔曰。朕憂勞百

姓。日旰忘食。一物失所。情深納隍。江外狂狡。妄構妖逆。雖經殄除。民未安堵。猶有賊首凶魁。逃亡山洞。恐其聚結。重擾蒼生。內史令上柱國越國公素。識達古今。經謀長遠。比會推轂。舊著威名。宜任以大兵。總爲元帥。宣布朝風。振揚威武。擒剪叛亡。慰勞黎庶。軍民事務。一以委之。素復乘傳至會稽。先是泉州人王國慶。南安豪族也。殺刺史劉弘。據州爲亂。諸亡賊皆歸之。自以海路艱阻。非北人所習。不設備伍。素泛海掩至。國慶遑遽。棄州而走。餘黨散入海島。或守溪洞。素分遣諸將。水陸追捕。乃密令人謂國慶曰。爾之罪狀。計不容誅。唯有斬送智慧。

可以塞責。國慶於是執送智慧，斬於泉州。自餘支黨悉來降附。江南大定，上遣左領軍將軍獨孤陀至浚儀迎勞。比到京師，問者日至，拜素子玄獎爲儀同，賜黃金四十斤，加銀瓶實以金錢，縑三千段，馬二百匹，羊二千口，公田百頃，宅一區。代蘇威爲尚書右僕射，與高頴專掌朝政。素性疎而辯，高下在心，朝臣之內，頴推高頴，敬牛弘，厚接薛道衡，視蘇威蔑如也。自餘朝貴多被陵轢，其才藝風調，優於高頴。至於推誠體國，處物平當，有宰相識度，不如頴遠矣。尋令素監營仁壽宮，素遂夷山堙谷，督役嚴急，作者多死。宮側時聞鬼哭之聲。及宮成，上命

高頴前視，奏稱頴傷綺麗，大損人丁。高祖不悅，素憂懼，計無所出，卽於北門啓獨孤皇后曰：帝王法有離宮別館，今天下太平，造此一宮，何足損費。后以此理論上，上意乃解。於是賜錢百萬緡，絹三千段。十八年，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以素爲靈州道行軍總管，出塞討之。賜物二千段，黃金百斤。先是諸將與虜戰，每慮胡騎奔突，皆以戎車步騎相參，輦鹿角爲方陣，騎在其內。素謂人曰：此乃自固之道，非取勝之方也。於是悉除舊法，令諸軍爲騎陣。達頭聞之，大喜曰：此天賜我也。因下馬仰天而拜。率精騎十餘萬而至，素奮擊大破之。達頭被重創而遁。

殺傷不可勝計。羣虜號哭而去。優詔褒揚。賜縑二萬匹。及萬釘寶帶。加于玄感位大將軍。玄獎玄縱積善。並上儀同。素多權略。乘機赴敵。應變無方。然大抵馭戎嚴整。有犯軍令者。立斬之。無所寬貸。每將臨寇。輒求人過失。而斬之。多者百餘人。少不下十數。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其對陣。先令一二百人赴敵。陷陣則已。如不能陷陣。而還者。無問多少。悉斬之。又令二三百人復進。還如向法。將士股慄。有必死之心。由是戰無不勝。稱爲名將。素時貴倖。言無不從。其從素征伐者。微功必錄。至於他將。雖有大功。多爲文吏所譴却。故素雖嚴忍。士亦以此願。

從焉。二十年。晉王廣爲靈朔道行軍元帥。素爲長史。王卑躬以交素。及爲太子。素之謀也。仁壽初。代高頴爲尚書左僕射。賜良馬百匹。牝馬二百匹。奴婢百口。其年以素爲行軍元帥。出雲州。擊突厥。連破之。突厥退走。率騎追躡。至夜而及之。將復戰。恐賊越逸。令其騎稍後。於是親將兩騎。并降突厥二人。與虜並行。不之覺也。候其頓舍未定。趣後騎掩擊。大破之。自是突厥遠遁。磧南無復虜庭。以功進子玄感位爲柱國。玄縱爲淮南郡公。賞物二萬段。及獻皇后崩。山陵制度。多出於素。上善之。下詔曰。君爲元首。臣則股肱。共治萬姓。義同一體。上柱國尚

書左僕射仁壽宮大監越國公素志度恢弘機鑒明遠
懷佐時之略包經國之才王業初基霸圖肇建策名委
質受脤出師擒剪凶魁克平號鄭頻承廟筭揚旂江表
每稟戎律長驅塞陰南指而吳越肅清北臨而獯獫摧
服自居端揆叅贊機衡當朝正色直言無隱論文則詞
藻縱橫語武則權奇間出既文且武唯朕所命任使之
處夙夜無怠獻皇后奄離六宮遠日云及瑩兆安厝委
素經營然葬事依禮唯卜泉石至如吉凶不由於此素
義存奉上情深體國欲使幽明俱泰寶祚無窮以爲陰
陽之書聖人所作禍福之理特須審慎乃徧歷川原親

附書卷四十八 列傳 七

自占擇纖介不善卽更尋求志圖元吉孜孜不已心力
備盡人靈協贊遂得神臯福壤營建山陵論素此心事
極誠孝豈與夫平戎定寇比其功業非唯廊廟之器實
是社稷之臣若不加褒賞何以申茲勸勵可別封一子
義康郡公邑萬戶子子孫孫承襲不絕餘如故并賜田
三十頃絹萬段米萬石金鉢一實以金銀鉢一實以珠
并綾錦五百段時素貴寵日隆其弟約從父文思弟文
紀及族父昇並尚書列卿諸子無汗馬之勞位至柱國
刺史家僮數千後庭妓妾曳綺羅者以千數第宅華侈
制擬宮禁有鮑亨者善屬文股胄者工草隸並江南士

人因高智慧沒爲家奴親戚故吏布列清顯素之貴盛近古未聞煬帝初爲太子忌蜀王秀與素謀之構成其罪後竟廢黜朝臣有違忤者雖至誠體國如賀若弼史萬歲李綱柳彧等素皆陰中之若有附會及親戚雖無才用必加進擢朝廷靡然莫不畏附唯兵部尚書柳述以帝壻之重數於上前面折素大理卿梁毗抗表上言素作威作福上漸踈忌之後因出勅曰僕射國之宰輔不可躬親細務但三五日一度向省評論大事外示優崇實奪之權也終仁壽之末不復通判省事上賜王公以下射素箭爲第一上手以外國所獻金精盤價直鉅

萬以賜之四年從幸仁壽宮宴賜重疊及上不豫素與兵部尚書柳述黃門侍郎元巖等入閣侍疾時皇太子入居大寶殿慮上有不諱須預防擬乃手自爲書封出問素素錄出事狀以報太子宮人誤送上所上覽而大恚所寵陳貴人又言太子無禮上遂發怒欲召庶人勇太子謀之於素素矯詔追東宮兵士帖上臺宿衛門禁出入並取宇文述郭衍節度又令張衡侍疾上以此日崩由是頗有異論漢王諒反遣茹茹天保來據蒲州燒斷河橋又遣王聃子率數萬人并力拒守素將輕騎五千襲之潛於渭口宵濟遲明擊之天保敗走聃子懼而

汲本漢
上有會
字

石汲本
作人可
從

以城降。有詔徵還。初素將行也。計日破賊。皆如所量。帝於是素為并州道行軍總管。河北安撫大使。率眾數萬討諒。時晉絳呂三州並為諒城守。素各以二千石縻之而去。諒遣趙子開擁眾十餘萬。策絕徑路。屯據高壁。布陳五十里。素令諸將以兵臨之。自引奇兵潛入霍山。緣崖谷而進。直指其營。一戰破之。殺傷數萬。諒所署介州刺史梁脩羅屯介休。聞素至懼。棄城而走。進至清原。去并州三十里。諒率其將王世宗。趙子開。蕭摩訶等。眾且十萬來拒戰。又擊破之。擒蕭摩訶。諒退保并州。素進兵圍之。諒窮感而降。餘黨悉平。帝遣素弟脩武公約。齎

手詔勞素曰。我有隋之御天下也。于今二十有四年。雖復外夷侵叛。而內難不作。脩文偃武。四海晏然。朕以不天。銜恤在疚。號天叩地。無所逮及。朕本以藩王。謬膺儲兩。復以庸虛。纂承洪業。天下者。先皇之天下也。所以戰戰兢兢。弗敢失墜。況復神器之重。生民之大哉。賊諒包藏禍心。自幼而長。羊質獸心。假託名譽。不奉國諱。先圖叛逆。違君父之命。成莫大之罪。誑惑良善。委任奸回。稱兵內侮。毒流百姓。私假署置。擅相謀戮。小加大少。凌長民怨。神怒眾叛。親離為惡。不同。同歸于亂。朕寡兄弟。猶未忍及言。是故開關門而待寇。戢干戈而不發。朕聞之。

天生蒸民爲之置君。仰惟先旨。每以子民爲念。朕豈得
枕伏苦廬。顛而不救也。大義滅親。春秋高義。周且以誅
二叔。漢啓乃戮七藩。義在茲乎。事不獲已。是以授公戎
律。問罪大原。且逆子賊臣。何代不有。豈意今者。近出家
國。所歎荼毒甫爾。便及此事。由朕不能和兄弟。不能安
蒼生。德澤未弘。兵戈先動。賊亂者止一人。塗炭者乃衆
庶。非唯寅畏天威。亦乃孤負付囑。薄德厚耻。愧乎天下。
公乃先朝功臣。勳庸克茂。至如皇基草創。百物惟便始。
匹馬歸朝。誠識兼至。汴部鄭州。風卷秋籜。荆南塞北。若
火燎原。早建殊勳。夙著誠節。及獻替朝端。具瞻惟允。爰

便始及
本作始
便字
屬下讀
似是

弼朕躬。以濟時難。昔周勃霍光。何以加也。賊乃竊據蒲
州。關梁斷絕。公以少擊衆。指期平殄。高壁據嶮。抗拒官
軍。公以深謀。出其不意。霧廓雲除。冰消瓦解。長驅北邁。
直趨巢窟。晉陽之南。蟻徒數萬。諒不量力。欲猶舉斧。公

窟汲本
作穴

以稜威外討。發憤於內。忘身殉義。親當矢石。兵刃暫交。
漁潰鳥散。僵屍蔽野。積甲若山。諒遂守窮城。以拒鈇鉞。

漁當作
魚

公董率驍勇。四面攻圍。使其欲戰不敢。求走無路。智力
俱盡。面縛軍門。斬將搴旗。伐叛柔服。元惡旣除。東夏清
晏。嘉庸茂績。於是乎在。昔武安平趙。淮陰定齊。豈若公
遠而不勞。速而克捷者也。朕殷憂諒闇。不得親御六軍。

猶以
下字
疑加
如

未能問道於上庠。遂使劬勞於行陣。言念于此。無忘寢食。公乃建累世之元勳。執一心之確志。古人有言曰。疾風知勁草。世亂有誠臣。公得之矣。方乃銘之常鼎。豈止書勳竹帛哉。功績克諧。哽歎無已。稍冷。公如宜軍旅務殷。殊當勞慮。故遣公弟指宣往懷。迷塞不次。素上表陳謝曰。臣自惟虛薄。志不及遠。州郡之職。敢憚劬勞。卿相之榮。無階覬望。然時逢昌運。王業惟始。雖涓流赴海。誠心屢竭。輕塵集岳。功力蓋微。徒以南陽里閭。豐沛子弟。高位重爵。榮顯一時。遂復入處朝端。出總戎律。受文武之任。預帷幄之謀。豈臣才能。實由恩澤。欲報之德。義極

昊天。伏惟陛下。照重離之明。養繼天之德。牧臣於踈遠。照臣以光暉。南服降枉道之書。春官奉肅成之旨。然草木無識。尚榮枯候時。況臣有心實。自効無路。晝夜迴徨。寢食慙惕。常懼朝露奄至。虛負聖慈。賊諒包藏禍心。有自來矣。因幸國哀。便肆凶逾。興兵晉代。搖蕩山東。陛下拔臣於凡流。授臣以戎律。蒙心膂之寄。稟平亂之規。蕭王赤心。人皆以死。漢皇大度。天下爭歸。妖寇廓清。豈臣之力。曲蒙使臣弟約。齋詔書問勞。高旨峻筆。有若天臨。洪恩大澤。便同海運。悲欣慙懼。五情振越。雖百殞微軀。無以一報。其月還京師。因從駕幸洛陽。以素領營東京。

太監以平諒之功拜其子萬石仁行姪玄挺皆儀同三司賚物五萬段綺羅千疋諒之妓妾二十人大業元年遷尚書令賜東京甲第一區物二千段尋拜太子太師餘官如故前後賞錫不可勝計明年拜司徒改封楚公真食二千五百戶其年卒官諡曰景武贈光祿大夫太尉公弘農河東絳郡臨汾文城河內汲郡長平上黨西河十郡太守給輜車班劍四十人前後部羽葆鼓吹粟麥五千石物五千段鴻臚監護喪事帝又下詔曰夫銘功彝器紀德豐碑所以垂名迹於不朽樹風聲於沒世故楚景武公素茂績元勳劬勞王室竭盡誠節叶贊朕

誤

躬故以道邁三傑功參十亂未臻遐壽遽戢清徽春秋遞代方綿歲祀式播彫篆用圖勳德可立碑宰隧以彰盛美素嘗以五言詩七百字贈番州刺史薛道衡詞氣宏拔風韻秀上亦爲一時盛作未幾而卒道衡歎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豈若是乎有集十卷素雖有建立之策及平楊諒功然特爲帝所猜忌外示殊禮內情甚薄太史言隋分野有大喪因改封於楚楚與隋同分欲以此厭當之素寢疾之日帝每令名醫診候賜以上藥然密問醫人恒恐不死素又自知名位已極不肯服藥亦不將慎每語弟約曰我豈須吏活耶素貪冒財貨營求

產業東西二京居宅侈麗朝毀夕復營繕無已爰及諸
方都會處邸店水磴并利田宅以千百數時議以此鄙
之子玄感嗣別有傳諸子皆坐玄感誅死

約字惠伯素異母弟也在童兒時嘗登樹墮地爲查所
傷由是竟爲宦者性好沉靜內多譎詐好學強記素友
愛之凡有所爲必先籌於約而後行之在周末以素軍
功賜爵安成縣公拜上儀同三司高祖受禪授長秋卿
久之爲邵州刺史入爲宗正少卿轉大理少卿時皇太
子無寵而晉王廣規欲奪宗以素幸於上而雅信約於
是用張衡計遣宇文述大以金寶賂遺於約因通王意

說之曰夫守正履道固人臣之常致反經合義亦達者
之令圖自古賢人君子莫不與時消息以避禍患公之
兄弟功名蓋世當塗用事有年歲矣朝臣爲足下家所
屈辱者可勝數哉又儲宮以所欲不行每切齒於執政
公雖自結於人主而欲危公者固亦多矣主上一旦棄
羣臣公亦何以取庇今皇太子失愛於皇后主上素有
廢黜之心此公所知也今若請立晉王在賢兄之口耳
誠能因此時建大功王必鎮銘於骨髓斯則去累卵之
危成太山之安也約然之因以白素素本凶險聞之大
喜乃撫掌而對曰吾之智思殊不及此賴汝起予約知

按卯當
作卯

其計行。復謂素曰。今皇后之言。上無不用。宜因機會。早自結託。則匪唯長保榮祿。傳祚子孫。又晉王傾身禮士。聲名日盛。躬履節儉。有主上之風。以約料之。必能安天下。兄若遲疑。一旦有變。令太子用事。恐禍至無日矣。素遂行其策。太子果廢。及晉王入東宮。引約爲左庶子。改封脩武縣公。進位大將軍。及素被高祖所踈。出約爲伊州刺史。入朝仁壽宮。遇高祖崩。遣約入京。易留守者。縊殺庶人。勇然後陳兵集衆。發高祖凶問。煬帝聞之曰。令兄之弟。果堪大任。卽位數日。拜內史。令約有學術兼達時務。帝甚任之。後數載。加位右光祿大夫。後帝在東都。

令約詣京師享廟。行至華陰。見其兄墓。遂在道拜哭。爲憲司所劾。坐是免官。未幾拜浙陽太守。其兄子女感時。爲禮部尚書。與約恩義甚篤。旣捨分離。形於顏色。帝謂之曰。公比憂瘁。得非爲叔邪。玄感再拜流涕曰。誠如聖旨。帝亦思約廢立功。由是徵入朝。未幾卒。以素子玄挺後之。

文思字溫才。素從叔也。父寬。魏左僕射。周小冢宰。文思在周。年十一。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尋以父功封新豐縣子。邑五百戶。天和初。治武都太守。十姓獠反。文思討平之。復治翼州事。党項羌叛。文思率州兵。

討平之。進擊資中。武康隆山生獠。及東山獠。並破之。後從陳王攻齊河陰城。又從武帝攻拔晉州。以勳進授上儀同三司。改封永寧縣公。增邑至千戶。壽陽劉叔仁作亂。從清河公宇文神舉討之。戰於博井。在陣生擒叔仁。又別從王誼破賊於鯉魚柵。其後累以軍功。遷果毅右旅下大夫。高祖爲丞相。從韋孝寬拒尉迴於武陵。迴遣其將李儁圍懷州。與行軍總管宇文述擊走之。破尉惇。平鄴城。皆有功。進授上大將軍。改封洛川縣公。尋拜隆州刺史。開皇元年。進爵正平郡公。加邑二千戶。後爲魏州刺史。甚有惠政。及去職。吏民思之。爲立碑頌德。轉冀

州刺史。煬帝嗣位。徵爲民部尚書。轉納言。改授右光祿大夫。從幸江都宮。以足疾不堪趨奏。復授民部尚書。加位左光祿大夫。卒。官時年七十。謚曰定。初。文思當襲父爵。自以非嫡。遂讓封於弟文紀。當世多之。

文紀字溫範。少剛正。有器局。在周襲爵華山郡公。邑二千七百戶。自右侍上士。累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安州總管長史。將兵迎陳降將李瑗於齊安。與陳將周法尚軍遇。擊走之。以功進授開府。入爲虞部下大夫。高祖爲丞相。改封汾陰縣公。從梁睿討王謙。以功進授上大將軍。前後增邑三千戶。拜資州刺史。入爲宗正少卿。坐

事除名。後數載復其爵位。拜熊州刺史。改封上明郡公。除宗正卿。兼給事黃門侍郎。判禮部尚書事。仁壽二年。遷荊州總管。歲餘卒官。時年五十八。謚曰恭。

史臣曰。楊素少而輕俠。倣儻不羈。兼文武之資。包英奇之略。志懷遠大。以功名自許。高祖龍飛。將清六合。許以腹心之寄。每當推轂之重。掃妖氛於牛斗。江海無波。摧驍騎於龍庭。匈奴遠遁。考其夷凶。靜亂功臣。莫居其右。覽其奇策。高文足爲一時之傑。然專以智詐自立。不由仁義之道。阿諛時主。高下其心。營構離宮。陷君於奢侈。謀廢冢嫡。致國於傾危。終使宗廟丘墟。市朝霜露。究其

禍敗之源。實乃素之由也。幸而得死。子爲亂階。墳土未乾。闔門殂戮。丘隴發掘。宗族誅夷。則知積惡餘殃。信非徒語。多行無禮。必自及其斯之謂歟。約外示溫柔。內懷狡竿。爲蛇畫足。終傾國本。俾無遺育。宜哉。

隋書卷四十九 列傳第十四

赤井繩 校點

隋書卷四十八終

隋書卷四十九 列傳第十四

特進臣魏徵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劉應秋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楊道賓等奉

勅重校刊

牛弘

牛弘字里仁。安定鶉觚人也。本姓秦氏。祖熾。郡中正。父允。魏侍中。工部尚書。臨涇公。賜姓為牛氏。弘初在襁褓。有相者見之。謂其父曰。此兒當貴。善愛養之。及長。鬚貌甚偉。性寬裕。好學博聞。在周。起家中外府記室。內史上

萬曆二十六年刊 隋書卷四十九 列傳第十四

士俄轉納言上士專掌文翰甚有美稱加威烈將軍員外散騎侍郎脩起居注其後襲封臨涇公宣政元年轉內史下大夫進位使持節大將軍儀同三司開皇初遷授散騎常侍秘書監弘以典籍遺逸上表請開獻書之路曰經籍所興由來尚矣爰畫肇於庖羲文字生於蒼頡聖人所以弘宣教導博通古今揚於王庭肆於時夏故堯稱至聖猶考古道而言舜其大智尚觀古人之象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及四方之志武王問黃帝顓頊之道太公曰在丹書是知握符御曆有國有家者曷嘗不以詩書而爲教因禮樂而成功也昔周德旣衰

舊經紊棄孔子以大聖之才開素王之業憲章祖述制禮刊詩正五始而脩春秋闡十翼而弘易道治國立身作範垂法及秦皇馭寓吞滅諸侯任用威力事不師古始下焚書之令行偶語之刑先王墳籍掃地皆盡本旣先亡從而顛覆臣以圖讖言之經典盛衰信有徵數此則書之一厄也漢興改秦之弊敦尚儒術建藏書之策置校書之官屋壁山巖往往間出外有太常太史之藏內有延閣秘書之府至孝成之世亡逸尚多遺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劉向父子讎校篇籍漢之典文於斯爲盛及王莽之末長安兵起宮室圖書並從焚燼此

閣丞本
作閣

則書之二厄也。光武嗣興，尤重經誥，未及下車，先求文雅。於是鴻生鉅儒，繼踵而集，懷經負帙，不遠斯至。肅宗親臨講肄，和帝數幸書林。其蘭臺石室，鴻都東觀，祕牒填委，更倍於前。及孝獻移都，吏民擾亂，圖書縑帛，皆取爲帷囊，所收而西，裁七十餘乘，屬西京大亂，一時燔蕩。此則書之三厄也。魏文帝漢更集經典，皆藏在祕書。內外三閣，遣祕書郎鄭默，刪定舊文。時之論者，美其朱紫有別。晉氏承之，文籍尤廣。晉祕書監荀勗，定魏內經，更著新簿，雖古文舊簡，猶云有缺。新章後錄，鳩集已多，足得恢弘正道，訓範當世。屬劉石憑陵，京華覆滅，朝章國

典從而失墜。此則書之四厄也。永嘉之後，寇竊競興，因河據洛，跨秦帶趙，論其建國立家，雖傳名號，憲章禮樂，寂滅無聞。劉裕平姚，收其圖籍，五經子史，纔四千卷，皆赤軸青紙，文字古拙，僭偽之盛，莫過二秦。以此而論，足可明矣。故知衣冠軌物，圖畫記注，播遷之餘，皆歸江左。晉宋之際，學藝爲多。齊梁之間，經史彌盛。宋祕書丞王儉，依劉氏七略，撰爲七志。梁人阮孝緒，亦爲七錄。總其書數，三萬餘卷。及侯景渡江，破滅梁室，祕省經籍，雖從兵火，其文德殿內書史，宛然猶存。蕭繹據有江陵，遣將破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典籍，重本七萬餘卷，悉

送荆州。故江表圖書。因斯盡萃於繹矣。及周師入郢。繹悉焚之。於外城所收。十纔一二。此則書之五厄也。後魏爰自幽方。遷宅伊洛。日不暇給。經籍闕如。周氏創基。關右戎車未息。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後加收集。方盈萬卷。高氏據有山東。初亦採訪。驗其本目。殘缺猶多。及東夏初平。獲其經史四部。重雜三萬餘卷。所益舊書五千而已。今御書單本。合一萬五千餘卷。部帙之間。仍有殘缺。比梁之舊目。止有其半。至於陰陽河洛之篇。醫方圖譜之說。彌復爲少。臣以經書自仲尼已後。迄于當今年踰千載。數遭五厄。興集之期。屬膺聖世。伏惟陛下。受天明

命。君臨區宇。功無與二。德冠往初。自華夏分離。彝倫攸斁。其間雖霸王遞起。而世難未夷。欲崇儒業。時或未可。今上宇邁於三王。民黎盛於兩漢。有人有時。正在今日。方當大弘文教。納俗升平。而天下圖書。尚有遺逸。非所以仰協聖情。流訓無窮者也。臣史籍是司。寢興懷懼。昔陸賈奏漢祖云。天下不可馬上治之。故知經邦立政。在於典謨矣。爲國之本。莫此攸先。今秘藏見書。亦足披覽。但一時載籍。須令大備。不可王府所無。私家乃有。然士民殷雜。求訪難知。縱有知者。多懷恡惜。必須勒之以天威。引之以微利。若猥發明詔。兼開購賞。則異典必臻。觀

閣斯積重道之風超於前世不亦善乎伏願天監少垂
照察上納之於是下詔獻書一卷賚縑一匹一二年間
篇籍稍備進爵奇章郡公邑千五百戶三年拜禮部尚
書奉勅脩撰五禮勒成百卷行于當世弘請依古制脩
立明堂上議曰竊謂明堂者所以通神靈感天地出教
化崇有德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祭義云
祀于明堂教諸侯孝也黃帝曰合宮堯曰五府舜曰總
章布政興治由來尚矣周官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堂
脩二七廣四脩一鄭玄注云脩十四步其廣益以四分
脩之一則堂廣十七步半也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四阿

重屋鄭云其脩七尋廣九尋也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
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鄭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
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明其同制也馬融王肅干寶所
注與鄭亦異今不具出漢司徒馬宮議云夏后氏世室
室顯於堂故命以室殷人重屋屋顯於堂故命以屋周
人明堂堂大於夏室故命以堂夏后氏益其堂之廣百
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爲兩序間大夏后氏七十二尺
若據鄭玄之說則夏室大於周堂如依馬宮之言則周
堂大於夏室後王轉文周大爲是但官之所言未詳其
義此皆去聖久遠禮文殘缺先儒解說家異人殊鄭注

玉藻亦云宗廟路寢與明堂同制王制曰寢不踰廟明
大小是同今依鄭玄注每室及堂止有一丈八尺四壁
之外四尺有餘若以宗廟論之祫享之時周人旅酬六
尸并后稷爲七先公昭穆二尸先王昭穆二尸合十一
尸三十六王及君北面行事於二丈之堂愚不及此若
以正寢論之便須朝宴據燕禮諸侯宴則賓及卿大夫
脫履升坐是知天子宴則三公九卿並須升堂燕義又
云席小卿次上卿言皆侍席止於二筵之間豈得行禮
若以明堂論之總享之時五帝各於其室設青帝之位
須於太室之內少北西面太昊從食坐於其西近南北

面祖宗配享者又於青帝之南稍退西面丈八之室神
位有三加以簠簋邊豆牛羊之俎四海九州美物咸設
復須席工升歌出罇反玷揖讓升降亦以隘矣據茲而
說近是不然案劉向別錄及馬宮蔡邕等所見當時有
古文明堂禮王居明堂禮明堂圖明堂大圖明堂陰陽
太山通義魏文侯孝經傳等並說古明堂之事其書皆
亡莫得而正今明堂月令者鄭玄云是呂不韋著春秋
十二紀之首章禮家鈔合爲記蔡邕王肅云周公所作
周書內有月令第五十二節此也各有證明文多不載
東哲以爲夏時之書劉瓛云不韋鳩集儒者尋于聖王

月令之事而記之。不韋安能獨爲此記。命案不得全稱。周書亦未可卽爲秦典。其內雜有虞夏殷周之法。皆聖王仁恕之政也。蔡邕具爲章句。又論之曰。明堂者。所以宗祀其祖。以配上帝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內曰太室。聖人南面而聽。向明而治。人君之位。莫不正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制度之數。各有所依。堂方一百四十四尺。《之》策也。屋圓楣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變。且圓蓋方覆。九六之道也。八闕以象卦。九室以象州。

汲本
下有
字戶
尺作
設汲
作室

行汲
作形
象汲
作行

十二宮以應日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八牖。乘九宮之數也。戶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以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鍾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布四方。四方七宿之象也。堂高三尺。以應三統。四向五色。各象其行。水濶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氣。於外以象四海。王者之大禮也。觀其模範天地。則象陰陽。必據古文。義不虛出。今若直取考工。不參月令。青陽總章之號。不得而稱。九月享帝之禮。不得而用。漢代二京所建。與此說悉同。建安之後。海內大亂。京邑焚燒。憲章泯絕。魏氏三方未平。無聞興造。晉則侍中裴頌議曰。尊祖配天。其義明著。而

廟宇之制。理據未分。宜可直爲一殿。以崇嚴父之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宋齊已還。咸率茲禮。此乃世乏通儒。時無思術。前王盛事。於是不行。後魏代都所造。出自李冲。三三相重。合爲九室。簷不覆基。房間通街。穿鑿處多。迄無可取。及遷宅洛陽。更加營構。五鬼紛競。遂至不成。宗配之事。於焉靡託。今皇猷遐闡。化覃海外。方建大禮。垂之無窮。弘等不以庸虛。謬當議限。今檢明堂。必須五室者何。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赤曰文祖。黃曰神升。白曰顯紀。黑曰玄矩。蒼曰靈府。鄭玄注曰。五府與周之明堂同矣。且三代相沿。多有損益。至於五室。確

汲本亦
作不於
作與

然不變。夫室以祭天。天實有五。若立九室。四無所用。布政視朔。自依其辰。鄭司農云。十二月分在青陽等左右之位。不云居室。鄭玄亦言。每月於其時之堂而聽政焉。禮圖畫。个皆在堂偏。是以須爲五室。明堂必須上圓下方者何。孝經援神契曰。明堂者。上圓下方。八窗四達。布政之宮。禮記盛德篇曰。明堂四戶八牖。上圓下方。五經異義稱。講學大夫淳于登亦云。上圓下方。鄭玄同之。是以須爲圓方。明堂必須重屋者何。案考工記。夏言九階。四旁兩夾。窻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周不言者。明一同夏制。殷言四阿重屋。周承其後。不言屋制。亦盡同可。

知也。其殷人重屋之下，本無五室之文。鄭注云：五室者，亦據夏以知之。明周不云重屋，因殷則有灼然可見。禮記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明堂。言魯爲周公之故，得用天子禮樂。魯之太廟，與周之明堂同。又曰：復廟重檐，刮楹達嚮。天子之廟飾，鄭注：復廟重屋也。據廟旣重屋，明堂亦不宜矣。春秋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壞。五行志曰：前堂曰太廟，中央曰太室，屋其上重者也。服虔亦云：太室，太廟太室之上屋也。周書作洛篇曰：乃立太廟宗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玷，重亢重廊。孔晁注曰：重亢，累棟重廊，累屋也。依黃圖所載，漢之宗廟皆爲重屋。此去古猶

園及本
作園可
從

近遺法尚在。是以須爲重屋。明堂必須爲辟廡者，何禮記盛德篇云：明堂者，明諸侯尊卑也。外水曰辟廡。明堂陰陽錄曰：明堂之制，周園行水，左旋以象天。內有太室，以象紫宮。此明堂有水之明文也。然馬宮、王肅以爲明堂辟廡，太學同處。蔡邕、盧植亦以爲明堂靈臺，辟廡太學，同實異名。邕云：明堂者，取其宗祀之清貌，則謂之清廟。取其正室，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周水園如璧，則曰璧廡。其實一也。其言別者，五經通義曰：靈臺以望氣，明堂以布政，辟廡以養老，教學三者不同。袁準、鄭玄亦以爲別。歷代所疑，豈

能輒定。今據郊祀志云。欲治明堂。未曉其制。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一殿無壁。蓋之以茅。水圓宮垣。天子從之。以此而言。其來則久。漢中元二年。起明堂辟廱。靈臺於洛陽。並別處。然明堂亦有壁水。李尤明堂銘云。流水洋洋。是也。以此須有辟廱。夫帝王作事。必師古。昔今造明堂。須以禮經爲本。形制依於周法。度數取於月令。遺闕之處。參以餘書。庶使該詳。沿革之理。其五室九階。上圓下方。四阿重屋。四旁兩門。依考工記。孝經說。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屋圓楣徑二百一十六尺。太室方六丈。通天屋徑九丈。八闕。二十八柱。堂高三尺。四向五

色。依周書。月令。論殿垣。方在內水。周如外水。內徑三百步。依太山盛德記。覲禮經。仰觀俯察。皆有則象。足以盡誠。上帝祇配祖宗。弘風布教。作範於後矣。弘等學不稽古。輒申所見。可否之宜。伏聽裁擇。上以時事草創。未遑制作。竟寢不行。六年。除太常卿。九年。詔改定雅樂。又作樂府歌詞。撰定圓丘五帝凱樂。并議樂事。弘上議云。謹案禮。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周禮。奏黃鍾歌大呂。奏太簇歌應鍾。皆是旋相爲宮之義。蔡邕明堂月令章句曰。孟春月。則太簇爲宮。姑洗爲商。蕤賓爲角。南呂爲徵。應鍾爲羽。大呂爲變宮。夷則爲變徵。他月倣此。故先

王之作律呂也。所以辯天地四方。陰陽之聲。楊子雲曰。聲生於律。律生於辰。故律呂配五行。通八風。歷十二辰。行十二月。循環轉運。義無停止。譬如立春木王火相。立夏火王土相。季夏餘分。土王金相。立秋金王水相。立冬水王木相。還相為宮者。謂當其王月。名之為宮。今若十一月。不以黃鍾為宮。十二月。不以太簇為宮。便是春木不王。夏王不相。豈不陰陽失度。天地不通哉。劉歆鍾律書云。春宮秋律。百卉必彫。秋宮春律。萬物必榮。夏宮冬律。雨雹必降。冬宮夏律。雷必發聲。以斯而論。誠為不易。且律十二。今直為黃鍾一均。唯用七律。以外五律。竟復

何施。恐失聖人制作本意。故須依禮作還相為宮之法。上曰。不須作旋相為宮。且作黃鍾一均也。弘又論六十律不可行。謹案續漢書律曆志。元帝遣韋玄成問京房於樂府。房對受學。故小黃令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於中呂。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事。六十律畢矣。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也。冬至之聲。以黃鍾為宮。大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各

統一日其餘以次運行宮日者各自爲宮而商徵以類從焉房又曰竹聲不可以度調故作准以定數准之狀如瑟長一丈而十三絃隱間九尺以應黃鍾之律九寸中央一絃下畫分寸以爲六十律清濁之節執始之類皆房自造房云受法於焦延壽未知延壽所承也至元和年待詔候鍾殷彤上言官無曉六十律以准調音者故待詔嚴嵩具以准法教其子宣願召宣補學官主調樂器大史丞弘試宣十二律其中其二不中其六不知何律宣遂罷自此律家莫能爲准施絃嘉平年東觀召典律者太子舍人張光問准意光等不知歸閱舊藏

乃得其器形制如房書猶不能定其絃緩急故史官能辨清濁者遂絕其可以相傳者唯太樞常數及候氣而已據此而論京房之法漢世已不能行沈約宋志曰詳案古典及今音家六十律無施於樂禮云十二管還相爲宮不言六十封禪書云大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而悲破爲二十五絃假令六十律爲樂得成亦所不用取大樂必易大禮必簡之意也又議曰案周官云大司樂掌成均之法鄭衆注云均調也樂師主調其音三禮義宗稱周官奏黃鍾者用黃鍾爲調歌大呂者用大呂爲調奏者謂堂下四懸歌者謂堂上所歌但一祭之間皆

用二調。是知據宮稱調。其義一也。明六律六呂。迭相爲宮。各自爲調。今見行之樂。用黃鍾之宮。乃以林鍾爲調。與古典有違。晉內書監荀勗。依典記以五聲十二律。還相爲宮之法。制十二笛。黃鍾之笛。正聲應黃鍾。下徵應林鍾。以姑洗爲清角。大呂之笛。正聲應大呂。下徵應夷則。以外諸均例皆如是。然今所用林鍾。是勗下徵之調。不取其正。先用其下。於理未通。故須改之。上甚善其議。詔弘與姚察許善心何妥。虞世基等。正定新樂。事在音樂志。是後議置明堂。詔弘條上故事。議其得失。事在禮志。上甚敬重之。時楊素恃才矜貴。輕侮朝臣。唯見弘未

嘗不改容自肅。素將擊突厥。詣太常與弘言別。弘送素至中門而止。素謂弘曰。大將出征。故來敘別。何相送之近也。弘遂揖而退。素笑曰。奇章公可謂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亦不以屑懷。尋授大將軍。拜吏部尚書。時高祖又令弘與楊素蘇威薛道衡許善心虞世基崔子發等。并召諸儒。論新禮降殺輕重。弘所立議。衆咸推服之。仁壽二年。獻皇后崩。王公已下。不能定其儀。注楊素謂弘曰。公舊學。時賢所仰。今日之事。決在於公。弘了不辭讓。斯須之間。儀注悉備。皆有故實。素歎曰。衣冠禮樂。盡在此矣。非吾所及也。弘以三年之喪。祥禫具有降殺。暮

服十一月而練者無所象法以聞於高祖高祖納焉下
詔除朞練之禮自弘始也弘在吏部其選舉先德行而
後文才務在審慎雖致停緩所有進用並多稱職吏部
侍郎高孝基鑒賞機晤清慎絕倫然爽俊有餘迹似輕
薄時宰多以此疑之唯弘深識其真推心委任隋之選
舉於斯爲最時論彌服弘識度之遠煬帝之在東宮也
數有詩書遺弘弘亦有答及嗣位之後嘗賜弘詩曰晉
家山吏部魏世盧尚書莫言先哲異竒才並佐余學行
敦時俗道素乃冲虛納言雲閣上禮儀皇運初彞倫欣
有敘垂拱事端居其同被賜詩者至於文詞贊揚無如

弘美大業二年進位上大將軍三年改爲右光祿大夫
從拜恒岳壇場珪幣墀時牲牢並弘所定還下太行煬
帝嘗引入內帳對皇后賜以同席飲食其禮遇親重如
此弘謂其諸子曰吾受非常之遇荷恩深重汝等子孫
宜以誠敬自立以荅恩遇之隆也六年從幸江都其年
十一月卒於江都郡時年六十六帝傷惜之贈贈甚厚
歸葬安定贈開府儀同三司光祿大夫文安侯諡曰憲
弘榮寵當世而車服卑儉事上盡禮待下以仁訥於言
而敏於行上嘗令其宣勅弘至階下不能言退還拜謝
云並忘之上曰傳語小辯故非宰臣任也愈稱其質直

大業之世。委遇彌隆。性寬厚。篤志於學。雖職務繁雜。書不釋手。隋室舊臣。始終信任。悔吝不及。唯弘一人而已。有弟曰弼。好酒而酗。嘗因醉射殺弘。駕車牛。弘來還宅。其妻迎謂之曰。叔射殺牛矣。弘聞之。以無所怪。問直荅云。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忽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之矣。顏色自若。讀書不輟。其寬和如此。有文集十三卷。行於世。長子方大。亦有學業。官至內史舍人。次子方裕。性凶險。無入心。從幸江都。與裴虔通等同謀弑逆。事見司馬德戡傳。

史臣曰。牛弘篤好墳籍。學優而仕。有淡雅之風。懷曠遠之度。採百王之損益。成一代之典章。漢之叔孫。不能尚也。綢繆省闕。三十餘年。夷險不渝。始終無際。雖開物成務。非其所長。然澁之不清。混之不濁。可謂大雅君子矣。子實不才。崇基不構。干紀犯義。以墜家風。惜哉。

隋書卷四十九終

赤井繩 校點

隋書卷五十

列傳第十五

特進臣魏徵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劉應秋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楊道賓等奉

勅重校刊

宇文慶

宇文慶字神慶河南洛陽人也祖金殿魏征南大將軍
仕歷五州刺史安吉侯父顯和夏州刺史慶沉深有器
局少以聰敏見知周初受業東觀頗涉經史既而謂人
曰書足記姓名而已安能久事筆硯為腐儒之業于時

文州民夷相聚爲亂。慶應募從征。賊據保巖谷。徑路懸絕。慶束馬而進。襲破之。以功授都督。衛王直之鎮山南也。引爲左右。慶善射。有膽氣。好格猛獸。直甚壯之。稍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柱國。府掾。及誅宇文護。慶有謀焉。進授驃騎大將軍。加開府。後從武帝攻河陰。先登攀。蹀與賊短兵接戰。良久。中石廼墜。絕而後蘇。帝勞之曰。卿之餘勇。可以賈人也。復從武帝拔晉州。其後齊師大至。慶與宇文憲輕騎而覘。卒與賊相遇。爲賊所窘。憲挺身而遯。慶退據汾橋。衆賊爭進。慶引弓射之。所中人馬必倒。賊乃稍却。及破高緯。拔高壁。克并州。下信都。禽高

潛。功並居最。周武帝詔曰。慶勳庸早著。英望華遠。出內之績。簡在朕心。戎車自西。俱總行陣。東夏蕩定。實有茂功。高位繹禮。宜崇榮冊。於是進位大將軍。封汝南郡公。邑千六百戶。尋以行軍總管擊延安。反胡平之。拜延州總管。俄轉寧州總管。高祖爲丞相。復以行軍總管南征江表。師次白帝。徵還。以勞進位上大將軍。高祖與慶有舊。甚見親待。令督丞相軍事。委以心腹。尋加柱國。開皇初。拜左武衛將軍。進位上柱國。數年。出除涼州總管。歲餘。徵還。不任以職。初。上潛龍時。嘗從容與慶言及天下事。上謂慶曰。天元實無積德。視其相貌。壽亦不長。加以

法令繁苛。耽恣聲色。以吾觀之。殆將不久。又復諸侯微弱。各令就國。曾無深根固本之計。羽翮既剪。何能及遠哉。尉迴貴戚。早著聲望。國家有釁。必爲亂階。然智量庸淺。子弟輕佻。貪而少惠。終致亡滅。司馬消難。反覆之虜。亦非池內之物。變成俄頃。但輕薄無謀。未能爲害。不過自竄江南耳。庸蜀嶮隘。易生艱阻。王謙愚蠢。素無籌略。但恐爲人所誤。不足爲虞。未幾。上言皆驗。及此慶。恐上遺忘。不復收用。欲見舊蒙恩顧。具錄前言。爲表而奏之。曰。臣聞智侔造化。二儀無以隱其靈明。同日月。萬象不能藏其狀。先天弗違。實聖人之體道。未萌見兆。諒達節

成汲本
作在

之神機。伏惟陛下特挺生知。徇齊誕御。懷五岳其猶輕。吞八荒而不梗。蘊妙見於曾襟。運奇謨於掌握。臣以微賤。早逢天睠。不以庸下。親蒙推赤。所奉成規。纖毫弗舛。尋惟聖慮。妙出著龜。驗一人之慶。有徵。寔天子之言。無戲。臣親聞親見。實榮實善。上省表大悅。下詔曰。朕之與公。本來親密。懷抱委曲。無所不盡。話言歲久。尚能記憶。今覽表奏。方悟昔談。何謂此言。遂成實錄。古人之先知禍福。明可信也。朕言之驗。自是偶然。公乃不忘。彌表誠節。深感至意。嘉尚無已。自是上每加優禮。卒于家。子靜禮。初爲太子。千牛備身。尋尚高祖女廣平公主。授儀同

萬曆二十六年刊

隋書卷五十一

列傳

十一

安德縣公。邑千五百戶。後爲熊州刺史。先慶卒。子協。歷武賁郎將。右翊衛將軍。字文化。及之亂。遇害。協弟鼎。字婆羅門。大業之世。少養宮中。後爲千牛左右。煬帝甚親昵之。每有遊宴。鼎必侍從。至於出入臥內。伺察六宮。往來不限門禁。其恩倖如此。時人號曰字文三郎。鼎與宮人淫亂。至於妃嬪公主。亦有醜聲。蕭后言於帝。鼎聞而懼。數日不敢見。其兄協因奏曰。鼎今已壯。不可在宮掖。帝曰。鼎安在。協曰。在朝堂。帝不之罪。因召入。待之如初。字文化及弒逆之際。鼎時在玄覽門。覺變。將入奏。爲門司所遏。不得時進。會日暝。宮門閉。退還所守。俄而難作。

鼎與五十人赴之。爲亂兵所害。

李禮成

李禮成字孝諧。隴西狄道人也。涼王暠之六世孫。祖延實。魏司徒。父彧。侍中。禮成年七歲。與姑之子蘭陵太守。滎陽鄭顥。隨魏武帝入關。顥母每謂所親曰。此兒平生未嘗迴顧。當爲重器耳。及長。沉深有行檢。不妄通賓客。魏大統中。釋褐著作郎。遷太子洗馬。員外散騎常侍。周受禪。拜平東將軍。散騎常侍。于時貴公子皆競習弓馬。被服多爲軍容。禮成雖善騎射。而從容儒服。不失素望。後以軍功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賜爵脩陽縣侯。拜

遷州刺史。時朝廷有所徵發，禮成度以蠻夷不可擾，必爲亂。上表固諫，周武帝從之。伐齊之役，從帝圍晉陽。禮成以兵擊南門，齊將席毗羅率精甲數千拒帝。禮成力戰擊退之，加開府，進封冠軍縣公。拜北徐州刺史。未幾，徵爲民部中大夫。禮成妻竇氏早沒，知高祖有非常之表，遂聘高祖妹爲繼室，情契甚歡。及高祖爲丞相，進位上大將軍，遷司武上大夫，委以心膂。及受禪，拜陝州刺史。進封絳郡公，賞賜優洽。尋徵爲左衛將軍，遷右武衛大將軍。歲餘，出拜襄州總管。稱有惠政，後數載復爲左衛大將軍。時突厥屢爲寇患，緣邊要害多委重臣，由

是拜寧州刺史。歲餘，以疾徵還京師，終於家。其子世師官至度支郎中。

元孝矩

元孝矩，河南洛陽人也。祖脩義，父子均，並爲魏尚書僕射。孝矩西魏時襲爵始平縣公，拜南豐州刺史。時見周太祖專政，將危元氏，孝矩每慨然有興復社稷之志。陰謂昆季曰：昔漢氏有諸呂之變，朱虛東牟卒安劉氏，今宇文之心，路人所見，顛而不扶，焉用宗子？蓋將圖之。爲兄則所遏，孝矩乃止。其後周太子爲兄子，晉公護娶孝矩妹爲妻，情好甚密。及閔帝受禪，護總百揆，孝矩之寵

益隆及護誅坐徙蜀數載徵還京師拜益州總管司馬
轉司憲大夫高祖重其門地娶其女爲房陵王妃及高
祖爲丞相拜少冢宰進位柱國賜爵洵陽郡公時房陵
王鎮洛陽及上受禪立爲皇太子令孝矩代鎮旣而立
其女爲皇太子妃親禮彌厚俄拜壽州總管賜孝矩璽
書曰楊越氛祲侵軼邊鄙爭桑興役不識大猷以公志
存遠略今故鎮邊服懷柔以禮稱朕意焉時陳將任變
奴等屢寇江北復以孝矩領行軍總管屯兵於江上後
數載自以年老筋力漸衰不堪軍旅上表乞骸骨轉涇
州刺史高祖下書曰知執謙撝請歸初服恭膺寶命實

賴元功方欲委裘寄以分陝何容便請高蹈獨爲君子
者乎若以邊境務煩卽宜徙節涇郡養德臥治也在州
歲餘卒官年五十九謚曰簡子無竭嗣孝矩兄子文都
見誠節傳孝矩次弟雅字孝方有文武幹用開皇中歷
左領左右將軍集沁二州刺史封順陽郡公季弟褒最
知名

褒字孝整便弓馬少有成人之量年十歲而孤爲諸兄
所鞠養性友悌善事諸兄諸兄議欲別居褒泣諫不得
家素富多金寶褒無所受脫身而出爲州里所稱及長
寬仁大度涉獵書史仕周官至開府北平縣公趙州刺

復汲本
作超似
是

汲本盜
上有賊
字
懸恐當
作縣

史及高祖為丞相從韋孝寬擊尉迥以功復拜柱國進封河間郡公邑二千戶開皇二年拜安州總管歲餘徙原州總管有商人為賊所劫其人疑同宿者而執之褻察其色寃而辭正遂捨之商人詣闕訟褻受金縱賊上遣使窮治之使者簿責褻曰何故利金而捨盜也褻便即引咎初無異詞使者與褻俱詣京師遂坐免官其盜尋發於佗所上謂褻曰公朝廷舊人位望隆重受金捨盜非善事何至自誣也對曰臣受委一州不能息盜賊臣之罪一也州民為人所謗不付法司懸即放免臣之罪二也牽率愚誠無顧形迹不恃文書約束至今為物

所疑臣之罪三也臣有三罪何所逃責臣又不言受賂使者復將有所窮究然則縲紲橫及良善重臣之罪是以自誣上歎異之稱為長者十四年以行軍總管屯兵備邊遼東之役復以行軍總管從漢王至柳城而還仁壽初嘉州夷獠為寇褻率步騎二萬擊平之煬帝即位拜齊州刺史尋改為齊郡太守吏民安之及興遼東之役郡官督事者前後相屬有西曹掾當行詐疾褻詰之掾理屈褻杖之掾遂大言曰我將詣行在所欲有所告褻大怒因杖百餘數日而死坐是免官卒於家時年七十三

郭榮

郭榮字長榮。自云太原人也。父徽。魏大統末。爲同州司馬。時武元皇帝爲刺史。由是與高祖有舊。徽後官至洵州刺史。安城縣公。及高祖受禪。拜太僕卿。數年卒。官榮容貌魁岸。外踈內密。與其交者多愛之。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爲親信。護察榮謹厚。擢爲中外府水曹參軍。時齊寇屢侵護。令榮於汾州觀賊形勢。時汾州與姚襄鎮相去懸遠。榮以爲二城孤迥。執不相救。請於州鎮之間。更築一城。以相控攝。護從之。俄而齊將段孝先攻陷姚襄汾州二城。唯榮所立者。獨能自守。護作浮橋。出兵度河。

與孝先戰。孝先於上流。縱大筏以擊浮橋。護令榮督便水者。引取其筏。以功授大都督。護又以稽胡數爲寇亂。使榮綏集之。榮於上郡延安。築周昌弘信廣安招遠咸寧等五城。以遏其要路。稽胡由是不能爲寇。武帝親總萬機。拜宣納中士。後從帝平齊。以戰功賜馬二十四匹。綿絹六百段。封平陽縣男。遷司水大夫。榮少與高祖親狎。情契極歡。嘗與高祖夜坐月下。因從容謂榮曰。吾仰觀玄象。俯察人事。周歷已盡。我其代之。榮深自結納。宣帝崩。高祖總百揆。召榮撫其背而笑曰。吾言驗未。卽拜相府樂曹參軍。俄以本官復領蕃部大夫。高祖受禪。引爲

內史舍人以龍潛之舊進爵蒲城郡公加位上儀同累遷通州刺史仁壽初西南夷獠多叛詔榮領八州諸軍事行軍總管率兵討之歲餘悉平賜奴婢三百餘口煬帝卽位入爲武侯驃騎將軍以嚴正聞後數歲黔安首領田羅駒阻清江作亂夷陵諸郡民夷多應者詔榮擊平之遷左候衛將軍從帝西征吐谷渾拜銀青光祿大夫遼東之役以功進位左光祿大夫明年帝復事遼東榮以爲中國疲敝萬乘不宜屢動乃言於帝曰戎狄失禮臣下之事臣聞千鈞之弩不爲麤鼠發機豈有親辱大駕以臨小寇帝不納復從軍攻遼東城榮親蒙矢石

晝夜不釋甲胄百餘日帝每令人窺諸將所爲知榮如是帝大悅每勞勉之九年帝至東都謂榮曰公年德漸高不宜久涉行陣當與公一郡任所選也榮不願違離頓首陳讓辭情哀苦有感帝心於是拜爲右候衛大將軍後數日帝謂百寮曰誠心純至如郭榮者固無比矣其見信如此楊玄感之亂帝令馳守太原明年復從帝至柳城遇疾帝令存問動靜中使相望卒於懷遠鎮時年六十八帝爲之廢朝贈兵部尚書諡曰恭贈物千段有子福善

龐晃

龐晃字元顯。榆林人也。父虬。周驃騎大將軍。晃少以良家子。刺史杜達召補州都督。周太祖既有關中。署晃大都督。領親信兵。常置左右。晃因徙居關中。後遷驃騎將軍。襲爵比陽侯。衛王直出鎮襄州。晃以本官從。尋與長湖公元定擊江南。孤軍深入。遂沒於陣。數年。衛王直遣晃弟車騎將軍元雋。齎絹八百匹贖焉。乃得歸朝。拜上儀同。賜絲二百段。復事衛王。時高祖出爲隨州刺史。路經襄陽。衛王令晃詣高祖。晃知高祖非常人。深自結納。及高祖去官歸京師。晃迎見高祖於襄邑。高祖甚歡。晃因白高祖曰。公相貌非常。名在圖籙。九五之日。幸願不

忘。高祖笑曰。何妄言也。頃之有一雄雉鳴於庭。高祖命晃射之。日中則有賞。然富貴之日。持以爲驗。晃旣射而中。高祖撫掌大笑曰。此是天意。公能感之而中也。因以二婢賜之。情契甚密。武帝時。晃爲常山太守。高祖爲定州總管。屢相往來。俄而高祖轉亳州總管。將行。意甚不悅。晃因白高祖曰。燕代精兵之處。今若動衆。天下不足圖也。高祖握晃手曰。時未可也。晃亦轉爲車騎將軍。及高祖爲揚州總管。奏晃同行。旣而高祖爲丞相。進晃位開府。命督左右。甚見親待。及踐阼。謂晃曰。射雉之符。今日驗不。晃再拜曰。陛下應天順民。君臨寓內。猶憶曩時

迂汲本
作別

之言不勝慶躍。上笑曰：公之此言，何得忘也？尋加上開府，拜右衛將軍，進爵為公，邑千五百戶。河間王弘之擊突厥也，晃以行軍總管從。至馬邑，迂路出賀蘭山，擊賊破之，斬首千餘級。晃性剛悍，時廣平王雄當塗用事，勢傾朝廷，晃每陵侮之。嘗於軍中臥，見雄不起，雄甚銜之。復與高頴有隙，二人屢譖晃，由是宿衛十餘年，官不得進。出為懷州刺史，數歲遷原州總管。仁壽中卒，官年七十二。高祖為之廢朝，贈物三百段，米三百石，諡曰敬子。長壽，頗知名，官至驃騎將軍。

李安

盪汲本
作煇

李安字玄德，隴西狄道人。父蔚，仕周為朔燕恒三州刺史，襄武縣公。安美姿儀，善騎射。周天和中，釋褐右侍上士，襲爵襄武公。俄授儀同少師、右士。高祖作相，引之左右，遷職方中大夫。復拜安弟愬為儀同。安叔父梁州刺史璋時在京師，與周趙王謀害高祖，誘愬為內應。愬謂安曰：寢之則不忠，言之則不義，失忠與義，何以立身？安曰：丞相父也，其可背乎？遂陰白之。及趙王等伏誅，將加官賞，安頓首而言曰：兄弟無汗馬之勞，過蒙獎擢，合門竭節，無以酬謝，不意叔父無狀，為兇黨之所蠱惑，覆宗絕嗣，其甘若薺，蒙全首領，為幸實多，豈可將叔父

萬曆二十六年刊

隋書卷五十一

列傳

十一

之命以求官賞於是俯伏流涕悲不自勝高祖爲之改容曰我爲汝特存璋子乃命有司罪止璋身高祖亦爲安隱其事而不言尋授安開府進封趙郡公愨上儀同黃臺縣男高祖卽位授安內史侍郎轉尚書左丞黃門侍郎平陳之役以爲楊素司馬仍領行軍總管率蜀兵順流東下時陳人屯白沙安謂諸將曰水戰非北人所長今陳人依險泊船必輕我而無備以夜襲之賊可破也諸將以爲然安率衆先鋒大破陳師高祖嘉之詔書勞曰陳賊之意自言水戰爲長險隘之間彌謂官軍所憚開府親將所部夜動舟師摧破賊徒生擒虜衆益官

軍之氣破賊人之膽副朕所委聞以欣然進位上大將軍除郢州刺史數日轉鄧州刺史安請爲內職高祖重違其意除左領左右將軍俄遷右領軍大將軍復拜愨開府儀同三司備身將軍兄弟俱典禁衛恩信甚重八年突厥犯塞以安爲行軍總管從楊素擊之安別出長川會虜度河與戰破之仁壽元年出安爲寧州刺史愨爲衛州刺史安子瓊愨子瑋始自襁褓乳養宮中至是年八九歲始命歸家其見親顧如是高祖嘗言及作相時事因愨安兄弟滅親奉國乃下詔曰先王立教以義斷恩割親愛之情盡事君之道用能弘獎大節體此至

公往者周歷既窮。天命將及朕。登庸惟始。王業初基。承此澆季。寔繁姦宄。上大將軍。寧州刺史。趙郡公李安。其叔璋。潛結藩枝。扇惑猶子。包藏不逞。禍機將發。安與弟開府儀同三司。衛州刺史。黃臺縣男。愨。深知逆順。披露丹心。凶謀既彰。罪人斯得。朕每念誠節。嘉之無已。懋庸冊賞。宜不踰時。但以事涉其親。猶有疑惑。欲使安等名教之方。自處有地。朕常爲思審。遂致淹年。今更詳按聖典。求諸往事。父子天性。誠孝猶不並立。況復叔姪恩輕。情禮本有差降。忘私奉國。深得正理。宜錄舊勳。重弘賞命。於是拜安愨。俱爲柱國。賜縑各五千匹。馬百匹。羊千

懋
及本
作疇

常
汲本
作管

口。復以愨爲備身將軍。進封順陽郡公。安謂親族曰。雖家門獲全。而叔父遭禍。今奉此詔。悲愧交懷。因歔歔悲感。不能自勝。先患水病。於是疾甚而卒。時年五十三。謚曰懷子瓊嗣。少子孝恭。最有名。愨後坐事除名。配防嶺南道。病卒。

史臣曰。宇文慶等。龍潛惟舊。疇昔親姻。或素盡平生之言。或早有腹心之託。霑雲雨之餘潤。照日月之末光。騁步天衢。與時升降。高位厚秩。貽厥後昆。優矣。勗幼養官中。未聞教義。煬帝愛之。不以禮。其能不及於此乎。安愨之於高祖。未有君臣之分。陷其骨肉。使就誅夷。大義滅

親所聞異於此矣。雖有悲悼，何損於誓。

赤井繩 校點

隋書卷五十終

隋書卷五十一 列傳第十六

特進臣魏徵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劉應秋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楊道賓等奉

勅重校刊

長孫覽 從子熾 熾弟晟

長孫覽字休因，河南雒陽人也。祖稚，魏大師，假黃鉞。上黨文宣王父紹遠，周小宗伯。上黨郡公覽性弘雅，有器量，略涉書記。尤曉鍾律。魏大統中起家東宮親信。周明帝時為大都督。武帝在藩，與覽親善。及即位，彌加禮焉。

超拜車騎大將軍。每公卿上奏，必令省讀。覽有口辯，聲氣雄壯。凡所宣傳，百寮屬目。帝每嘉歎之。覽初名善，帝謂之曰：朕以萬機委卿，先覽遂賜名焉。及誅宇文護，以功進封薛國公。其後歷小司空，從平齊，進位柱國，封第一子寬管國公。宣帝時，進位上柱國，大司徒。俄歷同涇二州刺史。高祖爲丞相，轉宜州刺史。開皇二年，將有事於江南，徵爲東南道行軍元帥，統八總管，出壽陽。水陸俱進，師臨江。陳人大駭，會陳宣帝卒，覽欲以乘釁遂滅之。監軍高頴以禮不伐喪而還。上常命覽與安德王雄上柱國元楷、李充、左僕射高頴、右衛大將軍虞慶則、吳

州總管賀若弼等同宴。上曰：朕昔在周朝，備展誠節，但苦猜忌，每致寒心。爲臣若此，竟何情賴！朕之於公，義則君臣，恩猶父子。朕當與公共享終吉，罪非謀逆，一無所問。朕亦知公至誠，特付太子，宜數參見之。庶得漸相親愛。柱臣素望，實屬於公。宜識朕意，其恩禮如此。又爲蜀王秀納覽女爲妃。其後以母憂去職。歲餘，起令復位。俄轉涇州刺史。所在並有政績。卒官。子洪嗣，仕歷宋、順、臨三州刺史，司農少卿，北平太守。

熾字仲光，上黨文宣王稚之曾孫也。祖裕，魏太常卿。冀州刺史。父兕，周開府儀同三司。熊絳，二州刺史。平原侯。

熾性敏慧。美姿儀。頗涉羣書。兼長武藝。建德初。武帝尚道法。尤好玄言。求學兼經史。善於談論者。爲通道館學士。熾應其選。與英俊並遊。通涉彌博。建德二年。授雍州倉城令。尋轉蓋屋令。頻宰二邑。考績連最。遷嶠郡守。入爲御正上士。高祖作相。擢爲丞相府功曹參軍。加大都督。封陽平縣子。邑二百戶。遷稍伯下大夫。其年王謙反。熾從信州總管王長述。沂江而上。以熾爲前軍。破謙一鎮。定楚合等五州。擒僞總管荆山公元振。以功拜儀同三司。及高祖受禪。熾率官屬先入清宮。卽日授內史舍人。上儀同三司。尋以本官攝判東宮右庶子。出入兩宮。

甚被委遇。加以處事周密。高祖每稱美之。授左領軍長史。持節使於東南道三十六州。廢置州郡。巡省風俗。還授太子僕。加諫議大夫。攝長安令。與大興令梁毗俱爲稱熾。然毗以嚴正聞。熾以寬平顯。爲政不同。部內各化。尋領右常平監。遷雍州贊治。改封饒良縣子。遷鴻臚少卿。後數歲。轉太常少卿。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復持節爲河南道二十八州巡省大使。於路授吏部侍郎。大業元年。遷大理卿。復爲西南道大使。巡省風俗。擢拜戶部尚書。吐谷渾寇張掖。令熾率精騎五千擊走之。追至青海而還。以功授銀青光祿大夫。六年。幸江都宮。留熾於東

都居守。仍攝左候衛將軍事。其年卒官。時年六十二。諡曰靜。子安世。通事謁者。

晟字季晟。性通敏。略涉書記。善彈工射。趨捷過人。時周室尚武。貴遊子弟。咸以相矜。每共馳射。時輩皆出其下。年十八。爲司衛上士。初未知名。人弗之識也。唯高祖一見。深嗟異焉。乃攜其手而謂人曰。長孫郎。武藝逸羣。適與其言。又多奇略。後之名將。非此子耶。宣帝時。突厥攝圖請婚于周。以趙王招女妻之。然周與攝圖各相誇競。妙選驍勇。以充使者。因遣晟副汝南公宇文神慶。送千金公主。至其牙。前後使人數十輩。攝圖多不禮。見晟而

獨愛焉。每共遊獵。留之竟歲。嘗有二鵬。飛而爭肉。因以兩箭與晟。曰。請射取之。晟乃彎弓馳往。遇鵬相攫。遂一發而雙貫焉。攝圖喜。命諸子弟貴人。皆相親友。冀昵近之。以學彈射。其弟處羅侯。號突利設。尤得衆心。而爲攝圖所忌。密託心腹。陰與晟盟。晟與之遊獵。因察山川形勢。部衆強弱。皆盡知之。時高祖作相。晟以狀白高祖。高祖大喜。遷奉車都尉。至開皇元年。攝圖曰。我周家親也。今隋公自立。而不能制。復何面目見可賀敦乎。因與高寶寧。攻陷臨渝鎮。約諸面部落。謀共南侵。高祖新立。由是大懼。脩築長城。發兵屯北境。命陰壽鎮幽州。虞慶則

鎮并州屯兵數萬人以爲之備。晟先知攝圖玷厥阿波突利等叔姪兄弟各統強兵俱號可汗分居四面內懷猜忌外示和同難以力征易可離間因上書曰臣聞喪亂之極必致升平是故上天啓其機聖人成其務伏惟皇帝陛下當百王之末膺千載之期諸夏雖安戎場尚梗興師致討未是其時棄於度外又復侵擾故宜密運籌策漸以攘之計失則百姓不寧計得則萬代之福吉凶所係伏願詳思臣於周末忝充外使匈奴倚伏實所具知玷厥之於攝圖兵強而位下外名相屬內隙已彰鼓動其情必將自戰又處羅侯者攝圖之弟姦多而勢

弱曲取於衆心國人愛之因爲攝圖所忌其心殊不自安迹示彌縫實懷疑懼又阿波首鼠介在其間頗畏攝圖受其牽率唯強是與未有定心今宜遠交而近攻離強而合弱通使玷厥說合阿波則攝圖廻兵自防右地又引處羅遣連奚霽則攝圖分衆還備左方首尾猜嫌腹心離阻十數年後承釁討之必可一舉而空其國矣上省表大悅因召與語晟復口陳形勢手畫山川寫其虛實皆如指掌上深嗟異皆納用焉因遣太僕元暉出伊吳道後詣玷厥賜以狼頭纛謬爲欽敬禮數甚優玷厥使來引居攝圖使上反間旣行果相猜貳授晟車騎

將軍出黃龍道。齎幣賜奚霫契丹等。遣爲嚮導。得至處
羅侯所。深布心腹。誘令內附。二年。攝圖四十萬騎。自蘭
州入。至于周盤。破達奚長儒軍。更欲南入。玷厥不從。引
兵而去。時晟又說染干。詐告攝圖曰。鐵勒等反。欲襲其
牙。攝圖乃懼。迴兵出塞。後數年。突厥大入。發八道元帥。
分出拒之。阿波至涼州。與竇榮定戰。賊帥累北。時晟爲
偏將。使謂之曰。攝圖每來戰。皆大勝。阿波纔入。便卽致
敗。此乃突厥之耻。豈不內愧於心乎。且攝圖之與阿波。
兵勢本敵。今攝圖日勝。爲衆所崇。阿波不利。爲國生辱。
攝圖必當因以罪歸於阿波。成其夙計。滅北牙矣。願自

量度能禦之乎。阿波使至。晟又謂之曰。今達頭與隋連
和。而攝圖不能制。可汗何不依附天子。連結達頭。相合
爲強。此萬全之計。豈若喪兵負罪。歸就攝圖。受其戮辱
耶。阿波納之。因留塞上。使人隨晟入朝。時攝圖與衛王
軍遇。戰於白道。敗走至磧。聞阿波懷貳。乃掩北牙。盡獲
其衆。而殺其母。阿波還無所歸。西奔玷厥。乞師十餘萬。
東擊攝圖。復得故地。收散卒數萬。與攝圖相攻。阿波頻
勝。其勢益張。攝圖又遣使朝貢。公主自請改姓。乞爲帝
女。上許之。四年。遣晟副虞慶則。使于攝圖。賜公主姓爲
楊氏。改封大義公主。攝圖奉詔。不肯起拜。晟進曰。突厥

與隋俱是大國天子。可汗不起，安敢違意。但可賀敦爲帝女，則可汗是大隋女婿，柰何無禮不敬父公乎。攝圖乃笑謂其達官曰：「須拜婦公，我從之耳。」於是乃拜詔書。使還稱旨，授儀同三司、左勳衛車騎將軍。七年，攝圖死，遣晟持節拜其弟處羅侯爲莫何可汗，以其子雍閭爲葉護可汗。處羅侯因晟奏曰：「阿波爲天所滅，與五六千騎在山谷間伏聽詔旨，當取之以獻。」乃召文武議焉。樂安公元楷曰：「請就彼梟首，以懲其惡。」武陽公李充曰：「請生將入朝，顯戮以示百姓。」上謂晟曰：「於卿何如？」晟對曰：「若突厥背誕，須齊之以刑。今其昆弟自相夷滅，阿波之

欲汲本作以

惡非負國家，因其困窮取而爲戮，恐非招遠之道。不如兩存之。上曰：「善。」八年，處羅侯死，遣晟往弔，仍齎陳國所獻寶器，欲賜雍閭。十三年，流人楊欽亡入突厥，詐言彭城公劉昶共宇文氏女謀欲反隋，稱遣其來密告公主。雍閭信之，乃不修職貢。又遣晟出使，微觀察焉。公主見晟，乃言辭不遜。又遣所私胡人安遂迦共欽計議，扇惑雍閭。晟至京師，具以狀奏。又遣晟往索欽，雍閭欲勿與。謬荅曰：「檢校客內，無此色人。」晟乃貨其達官，知欽所在，夜掩獲之，以示雍閭。因發公主私事，國人大耻。雍閭執遂迦等，並以付晟。上大喜，加授開府，仍遣入藩，泄殺大

義公主。雍閭又表請婚。僉議將許之。晟又奏曰。臣觀雍閭反覆無信。特共玷厥有隙。所以依倚國家。縱與爲婚。終當必叛。今若得尚公主。承藉威靈。玷厥染干必又受其徵發。強而更反。後恐難圖。且染干者。處羅侯之子也。素有誠款。于今兩代。臣前與相見。亦乞通婚。不如許之。招令南徙。兵少力弱。易可撫馴。使敵雍閭。以爲邊捍。上曰。善。又遣慰諭染干。許尚公主。十七年。染干遣五百騎隨晟來逆女。以宗女封安義公主。以妻之。晟說染干。率衆南徙。居度斤舊鎮。雍閭疾之。亟來抄略。染干伺知動靜。輒遣奏聞。是以賊來每先有備。十九年。染干因晟奏。

其舉之
其汲本
作速

雍閭作反。具欲打大同城。詔發六總管。並取漢王節度。分道出塞討之。雍閭大懼。復共達頭同盟合力。掩襲染干。大戰于長城下。染干敗績。殺其兄弟子姪。而部落亡散。染干與晟獨以五騎逼夜南走。至旦行百餘里。收得數百騎。乃相與謀曰。今兵敗入朝。一降人耳。大隋天子。豈禮我乎。玷厥雖來。本無寬隙。若往投之。必相存濟。晟知其懷貳。乃密遣從者入伏遠鎮。令其舉烽。染干見四烽俱發。問晟曰。城上然烽。何也。晟給之曰。城高地迥。必遙見賊來。我國家法。若賊少舉二烽。來多舉三烽。大逼舉四烽。使見賊多而又近耳。染干大懼。謂其衆曰。追兵

已逼且可投城既入鎮晟留其達官執室以領其衆自將染干馳驛入朝帝大喜進授左勳衛驃騎將軍持節護突厥晟遣降虜覘候雍閭知其牙內屢有災變夜見赤虹光照數百里天狗賈雨血三日流星墜其營內有聲如雷每夜自驚言隋師且至並遣奏知仍請出討突厥都速等歸染干前後至者男女萬餘口晟安置之由是突厥悅附尋以染干爲意利彌豆啓人可汗賜射於武安殿選善射者十二人分爲兩朋啓人曰臣由長孫大使得見天子今日賜射願入其朋許之給晟箭六侯發皆入鹿啓人之朋竟勝時有鳶羣飛上曰公善彈爲

我取之十發俱中並應丸而落是日百官獲賚晟獨居多尋遣領五萬人於朔州築大利城以處染干安義公主死持節送義城公主復以妻之晟又奏染干部落歸者旣衆雖在長城之內猶被雍閭抄略往來辛苦不得寧居請徙五原以河爲固於夏勝兩州之間東西至河南北四百里掘爲橫塹令處其內任情放牧免於抄略人必自安上並從之二十年都藍大亂爲其部下所殺晟因奏請曰今王師臨境戰數有功賊內攜離其主被殺乘此招誘必並來降請遣染干部下分頭招慰上許之果盡來附達頭恐怖又大集兵詔晟部領降人爲秦

川行軍總管取晉王廣節度出討達頭與王相抗晟進
策曰突厥飲泉易可行毒因取諸藥毒水上流達頭人
畜飲之多死於是大驚曰天雨惡水其亡我乎因夜遁
晟追之斬首千餘級俘百餘口六畜數千頭王大喜引
晟入內同宴極歡有突厥達官來降時亦預坐說言突
厥之內大畏長孫總管聞其弓聲謂爲霹靂見其走馬
稱爲閃電王笑曰將軍震怒威行域外遂與雷霆爲比
一何壯哉師旋授上開府儀同三司復遣還大利城安
撫新附仁壽元年晟表奏曰臣夜登城樓望見磧北有
赤氣長百餘里皆如雨足下垂被地謹驗兵書此名灑

血其下之國必且破亡欲滅匈奴宜在今日詔楊素爲
行軍元帥晟爲受降使者送染干北伐二年軍次北河
值賊帥思力俟斤等領兵拒戰晟與大將軍梁默擊走
之轉戰六十餘里賊衆多降晟又教染干分遣使者往
北方鐵勒等部招攜取之三年有鐵勒思結伏利具渾
斜薩阿拔僕骨等十餘部盡背達頭請來降附達頭衆
大潰西奔吐谷渾晟送染干安置于磧口事畢入朝遇
高祖崩匿喪未發煬帝引晟於大行前委以內衙宿衛
知門禁事卽日拜左領軍將軍遇楊諒作逆勅以本官
爲相州刺史發山東兵馬與李雄等共經略之晟辭曰

有男行布。今在逆地。忽蒙此任。情所不安。帝曰。公著勤誠。朕之所悉。今相州之地。本是齊都。人俗澆浮。易可搔擾。儻生變動。賊勢卽張。思所以鎮之。非公莫可。公體國之深。終不可以兒害義。故用相委。公其勿辭。於是遣捉相州。諒破。追還。轉武衛將軍。大業三年。煬帝幸榆林。欲出塞外。陳兵耀武。經突厥中。指于涿郡。仍恐染干驚懼。先遣晟往喻旨。稱述帝意。染干聽之。因召所部諸國奚霫室韋等種落數十酋長咸萃。晟以牙中草穢。欲令染干親自除之。示諸部落。以明威重。乃指帳前草曰。此根大香。染干遽嗅之。曰。殊不香也。晟曰。天子行幸。所在諸

侯躬親灑掃。耘除御路。以表至敬之心。今牙中蕪穢。謂是留香草耳。染干乃悟。曰。奴罪過。奴之骨肉。皆天子賜也。得効筋力。豈敢有辭。特以邊人不知法耳。賴將軍恩澤。而教導之。將軍之惠。奴之幸也。遂拔所佩刀。親自芟草。其貴人及諸部。爭放效之。乃發榆林北境。至于其牙。又東達于薊。長三千里。廣百步。舉國就役。而開御道。帝聞晟策。乃益嘉焉。後除淮陽太守。未赴任。復爲右驍衛將軍。五年卒。時年五十八。帝深悼惜之。贈贈甚厚。後突厥圍鴈門。帝歎曰。向使長孫晟在。不令匈奴至此。晟好奇計。務功名。性至孝。居憂毀瘠。爲朝士所稱。貞觀中。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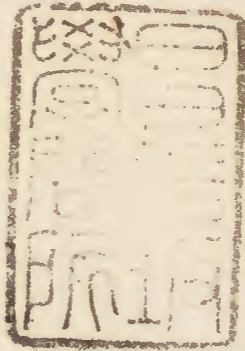
贈司空上柱國齊國公諡曰獻少子無忌嗣其長子行
布亦多謀略有父風起家漢王諒庫直甚見親狎後遇
諒於并州起逆率衆南拒官軍乃留行布城守遂與豆
盧毓等閉門拒諒城陷遇害次子恒安以兄功授鷹揚
郎將

史臣曰長孫氏爰自代陰來儀京洛門傳鍾鼎家誓山
河漢代八王無以方其茂績張氏七葉不能譬此重光
覽獨擅雄辨熾早稱爽俊俱司禮閣並統師旅且公且
侯文武不墜晟體資英武兼包奇略因機制變懷彼戎
夷傾巢盡落屈膝稽顙塞垣絕鳴鏑之旅渭橋有單于

之拜惠流邊朔功光王府保茲爵祿不亦宜乎

赤井繩 校點

隋書卷五十一終



附書卷五十一
 列傳 十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嘉應王

